

●序

余居京师四十年，前后撰录有《池北偶谈》二十六卷、《居易录》三十四卷，既刻之闽，刻之东粤矣。辛巳请急，五月还都，历壬午、癸未，逮甲申之秋，复有《香祖笔记》八卷。是岁冬，罢归田里，迄明年乙酉，续成四卷，通十二卷，又刻之吴门。余老矣，目昏眊不能视书，跬步需杖。白日坐未久，即欠伸思卧，诿复劳神于泓颖之间，以干老氏之戒。然遣闷送日，非书不可，偶然有获，往往从枕上跃起书之，积成六卷，无凡例，无次第，故曰“杂录”。所居鱼子山下有鱼子水，酈氏所谓“泲水又西北至梁邹东南，与鱼子沟水合，水南出长白山东抑泉口，即陈仲子之所隐者也”。山上有古夫于亭，因以名之。渔洋老人自序。

●卷一

◎袈裟本字

盘山释拙庵访宋牧仲中丞于吴中，一日会沧浪亭，唱和袈字韵，拙庵以通首黏连不谐，遂押衲袈。近读唐人李群玉《恼僧自澄》诗：“当闻天女会，玉指散天花。莫遣春风里，红芳点架袈。”则袈字从木，作去声。唐人用字必有据依，惜向来未之知也。按“袈袈”，本作“{口毛}{沙毛}”，葛洪始改今字，从衣（{口毛}与袈音同）。

◎苏过书法

释觉范《文字禅跋苏叔党书》云：“叔党行草，皆蝉蜕尘盂，笔法亚乃翁，惜其早世。不秋。邵阳俭上人携此帖见过，然如见其父子角巾竹杖，行小港榕林之下，不胜清绝。”又《跋本上所蓄小坡书后》云：“鸡苏，《本草》：‘龙脑薄荷也。’东吴林下人夏月多以饮客，而俗人便私议坡误用鸡苏为紫苏，可发一笑。予将发鸾溪，上人出示此轴，笔势飞动，学坡而未臻坡处，政如马巷中遇王、谢子弟，步趋状貌，蕴藉风流，有自来矣。”观此，则知小坡不独工诗赋，而书法亦不愧家学，矧其忠孝大节，尤卓然者哉（《黄氏日抄》云：觉范本是医士）！

◎何家奇石

寂音《石门文字禅》有云：“何忠孺家有石如砚，以水灌之，则枝叶出石间，如丛桂状。”亦奇物。

◎东坡画弥勒

世但知东坡善画枯木、竹石，寂音集中有《东坡画应身弥勒赞》云：“相传始作以寄少游，卿上人得于少游之家。”则坡老亦工画道、释人物也。

◎干言山

今顺德府唐山县有干言山。《水经注》：“泚水又东南经干言山”。《一统志》：“《卫风》‘出宿于干，饮饯于言’，即此地。”《里志》：“东郡有发干县（今观城县），曹氏曰，即所谓干路史卫，县南有干城。”《诗》所云“出宿于干”者，或以为今之顺德，或以为今之东昌，或以为今之开封，孔氏云：“卫女所嫁，不知何国。”诸书参错不同如此，未可据依也。

◎徐世溥

豫章徐世溥巨源以古文名家，余素爱其文。中间《诸葛武侯论》一篇，持论甚谬，余既著说以驳之。其集末《诗话》一条云：“王劭《冬夜对雪》诗‘隔牖风惊竹，开门雪满山’云云，使先读唐诗，后看六朝，掩姓名而阅之，鲜不以为左司者。”此右丞诗，而巨源以为王劭，以为六朝，舛讹甚矣。此亦如李君实不知韩退之“山石荦确行径微”一篇，同一笑柄也。

◎龙王造宫殿

康熙三十年，宁海州有木工十数人浮海至大洋，忽沉舟，其家皆已绝望矣。阅八年，乃俱归。言舟初入洋，倏有夜叉四辈掣其四角入水，至一处，宫阙巍峨，如王者之居，曰：“此龙宫也，王欲造宫殿而匠役缺，故召尔辈至此，无恐也。”寻传王命令入，亦不见王。遂至工所，各使饮酒一瓯，即不饥渴。如是八年，不思饮食而工作不辍。工既竣，夜叉复传命：“尔辈久役于此，今可归矣，王有犒直已在舟中，可自取之。”各令饮蜜浆一碗，夜叉引入舟，复撮其四角，舟已出水上。其行甚驶，顷之抵岸，忽觉饥渴，乃觅酒肆饮食，而舟中先已有钱数百千，持以归。舟主杨御史也，操舟者得珊瑚树一株于洋中，持以献，盖亦龙王所酬也。初诸匠至工所，有督工者，自言亦宁海人，诸生，冯姓，春名，字大年。比归访之，则冯得狂疾，闭置室中八年矣。匠至而疾瘳，如旧相识者，所言悉同。杨名维乔，字岱桢，顺治己亥进士，以御史外迁口北道参议，有廉干称。

◎赵南星集

高邑赵忠毅公（南星）、高阳孙文正公（承宗），皆北方之伟人，天下望之如泰山、北斗。二公集皆吴桥范文贞公（景文）刻于金陵。予儿启访官畿南，属购二集，仅得忠毅公集十四卷，已軼其半，有公之子清衡印记，盖其家藏本也。公诗长于古选，颇有法度，而又能自见其才思，惜近体軼不可见。文尤长于碑版，如吏部尚书孙清简公（牟龙）、山西布政使王公（述古）、兵部职方郎中张公（主敬）诸志铭，翰林侍读学士吴公（中行）传，少傅兵部尚书李公（化龙）、兵部侍郎魏公（允贞）、光禄少卿顾公（宪成）诸碑，于国是之是非、人才之枉直，痛切言之，可裨信史。牧斋钱公称其文滔滔莽莽，输写块垒

而起伏顿挫，不能稟合古法，要其雄健磊落，奔轶绝尘，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。予谓读其文，居然有壁立万仞之概。

◎觉范诗

予作《浯溪考》，颇搜抉僻秘，如李易安二长句，皆世所未习见。顷读洪觉范《石门文字禅》，有《同景庄游浯溪读中兴碑》长句一首，恨此书版行已久，不及收入，亟录于此，以补漏略。诗云：“上皇御天功最盛，生民温饱卧安枕。醉凭艳姬一笑适，薄大议之无乃甚。长安遮天胡骑尘，潼关战血深没人。哥舒臣贼不足惜，要离国忠如脍鳞。苍黄去国食不暇，赐死马嵬谢天下。反身罪己成汤心，奈何犹有讥之者。取非其子又遽匆，灵武君臣无忤容。何须呜咽让衮服，自控归鞍八尺龙。谁磨石壁湘江上，揩拭云烟溅惊浪。龙蛇飞动忠义词，颜元色庄俨相向。与君来游秋满眼，闲行古寺西风晚。道人兴废了不知，但见游人来读碑。”（此诗与易安二篇皆未佳，但珍其僻秘耳）

◎徐文长诗欠雅驯

《中州集》诗“石鼎夜吟诗句健，奚囊春醉酒钱粗”，豪句也，然不如南唐“吟凭萧寺旃檀阁，醉依王家玳瑁筵”风调雨顺。予向谓徐文长诗欠雅驯者以此。

◎药名谱

唐侯宁极《药名谱》：“人参曰皱面还丹，荠{廿尼}曰贼参。”

◎群芳谱

先大父尚书公《群芳谱》一条云：“马患诸病，白凤仙花连根叶熬膏，不论何症，抹马眼四角上，即汗出而愈。”

◎□□须帘

帘名□□须，人多不晓其义。升庵《丹铅录》云：“《尔雅》以□高为大□□出海中者，长二三丈，游行则竖其须，高于水面，须长数尺，可为帘。”《洞冥记》：“马丹常折□□须为杖。”

◎湖熟菜

故侯常某，开平裔孙也，鼎革后居湖熟，种菜自给，人谓之“湖熟菜”。其妻即中山女也，至是已先逝。汪于鼎（洪度）《湖熟菜歌》云：“腰围宝带盘罗珍，笙歌丛里暮连晨。头戴簪笠手^①土，烈焰光中日卓午。昔人身未离朱门，自道心如游蓬户。今观此翁殊不然，早向朱门曾晏眠。天倾地坼身何惜，蓬户还容受一廛。开门江天直入座，生涯况有^②能荷。耕砂耘砾代，细风飘飘吹雨过。霜根得气乳膏蒸，进泥甲拆声最清。绕膝顾^③色飞动，栩栩黄蝶知余情。一肩入市晨光烂，道涂所过香风散。只数金钱莫问名，买鱼沽酒归来惯。遥望钟陵土一^A，有时落日首频回。凤皇已逐青冥去，无梦吹箫引下来。”

◎铁券叹

于鼎又作《铁券叹》，甚有史笔。其序云：“明成祖即位，封驸马都尉王宁永春侯铁券，旌德民得之田间。券载宁受通燕之谤，拘系三年，靖难师至始得释，褒其始终不改之节。则其人可知矣。”“老农得券垄亩旁，人间因得瞻龙光。琢铁嵌金为文章，山河带砺凭永长。一代旧制何辉煌，惜哉名以靖难扬。金枝玉叶同苞桑，岂导姬旦来辅王。不然潜通奚所望，华充字字褒忠良。承家只道永流芳，岂知隙影驹奔忙。吹箫台空无凤皇，铜驼陌上随沦亡。此券流传天意藏，金铁不灭名弥彰。”

◎建文钟

又《建文钟》云：“天留正统还让帝，如以黍谷存阳气。岁晚冰霜律未回，一线微阳正藏闭。我来深山憩古寺，瞥见孤钟思往事。风雷未敢信流言，贵戚何当轻易位。粗砂磨治碑版文，烈火销融金铁制。普天尽易洪武年，何处还称建文岁。其时钩连尽十族，断支交首盈衢市。轻生不乏有心人，百年犹为存苗裔。赫赫雷霆九天怒，威有难加势难至。正学绵绵一子遗，孤钟历历半行字。天轴地维未倾折，万古千秋此维系。”

◎汪于鼎

革除一案，万古公愤，右二篇发挥痛快，故备录之。于鼎，新安歙人，余门人也，其《息庐诗集》，余所论定。

◎会试考官

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会试，总裁官止用二员：吏部左侍郎李录予、工部右侍郎彭会淇。房考皆新差直省督学科道官，余止部属二人。盖所以杜揣摩之弊也。会试总裁，近例用四人，正考皆大学士、尚书为之，变例自是科始。

◎东坡论战国士

东坡于战国之士独取鲁仲连、颜□，而皆惜其未闻道，升庵以为名言。今吾邑锦秋湖上有鲁连陂，有颜□墓。

◎文心雕龙史通训故

黄山谷云：“论文则《文心雕龙》，评史则《史通》，二书不可不观。”明王侍郎损仲（惟俭）作《雕龙》、《史通》二书训故。以此二训故援据甚博，实二刘之功臣，余访求二十余年始得之，子孙辈所当宝惜。

◎程嘉燧选中州集

程孟阳嘉燧常选元遗山《中州集》，新安有刻本。余观其去取，率不可解。即如刘迎无党之七言古诗、李汾长源之七言律诗，乃集中眼目，虽北宋作者无以过之，顾多从刊削，所收反丛脞不足观。牧斋先生称其“老眼无花，照见古人心髓”，然欤，否欤？于鼎以此书寄余，求增删重刻之，余谓存而不论可也。

◎呈史取名

唐人《常侍言旨》记明皇迁西内事，云出朱崖太尉所续《呈史》。朱崖者，赞皇公也。宋岳侍郎珂著《呈史》，盖袭取赞皇之书以为名字。

◎钩弋夫人

常疑汉武杀钩弋事不可解，或以为雄猜之主不近人情，事亦有之耳。考之《西京杂记》：“钩弋夫人从幸甘泉，告上曰：‘妾相运，应为陛下生一男，年七岁，妾当死。今必死于此不得归矣，愿自爱。’言终而卒，香闻十余里，因葬云陵。上哀悼之，发冢开视，惟衣履存，乃为起通灵台于甘泉。”据此，则钩弋去来皆非常人常理，安得有“去去不得活”之语邪！

◎百岁耆民

康熙四十二年，恩诏耆民百岁者，给与银两建坊。甘肃巡抚题报三人：宁夏右卫莫进忠一百三岁，肃州卫于国良一百岁，秦州李刚一百四岁。

◎厮役高寿

邑耆民刘才旺者，少曾为先伯祖大司马公圉人，康熙乙酉，年一百八岁尚无恙。一夕，其子某与数客饮榻前，才旺已卧，亦引满，自歌一曲，复引满，又歌如前，凡三，歌亦三阕，遂鼾睡，明晨视之，已化去矣。虽本厮役，亦达人也。

◎词牌改名

唐于□以乐府有《想夫怜》，其名不雅，或曰南朝相府有瑞莲，因歌为《相府莲》（或是因王俭莲幕事耳）。至今诗余有《相府莲》，□所改也。余昔与邹程村（祗谟）同定《倚声集》，长调有《秋思耗》者，余嫌其名不雅，改为《画屏秋色》。今诗余遂有此名，余所改也。

◎御史反覆

平原董默庵（讷）以御史大夫改江南江西总督，有某御史者造之，甫就坐，大哭不已，董为感动，举坐讶之。某出，旋造大冶相余庐（国柱），入门揖起，即大笑。余惊问之，对曰：“董某去矣，拔去眼中钉也。”京师传之，皆恶其反覆。未几罢官。

◎白银树

平原高苑城，晋宁州刺史辟闾允墓前有白银树二十株。高苑，吾县邻邑也，竟不知白银树何状。按《洞冥记》：“影娥池北鸣禽苑，有青金树，皮间有屑如金。”《西京杂记》：“上林有白银、黄银树各十株。”

◎木兰舟

陆鲁望《咏木兰花》诗云：“几度木兰舟上望，不知元是此花身。”《述异记》：“七里洲有鲁班刻木兰为舟，至今在洲中。”（或以为李义山诗）

◎女珊瑚

汉元封二年，郁林郡贡珊瑚妇人，命植殿前，号曰女珊瑚。

◎鹿尾

京师极贵鹿尾，余向引陈子昂赋、耶律楚材诗证之。考《酉阳杂俎》所记，乃不始于唐，魏使崔|、李骞在中丞刘孝仪坐，孝仪曰：“邺中鹿尾，酒肴之最。”|曰：“生鱼、熊掌，孟子所称；鸡跖、猩唇，吕氏所尚。鹿尾乃有奇味，竟阙载籍。”骞曰：“郑氏称益州鹿委，但未是尾耳。”观此，则自南北朝已贵之（委，乌魁切，弱病也。鹿委之义未详）。

◎马戴行谊

余常谓唐末诗人，马戴为冠，其行谊亦不可及。《摭言》记载佐大同军幕，许棠往谒之，流连数月，但诗酒而已。忽一旦大会宾友，出棠家书授之，启缄，乃知潜遣一介恤其家矣。此事亦古人所少。

◎玉雕物

唐相杨收，每下朝常弄一玉婆罗门子，高数寸，莹彻精巧，云是于阗王内库中物。周时渠胥国献玉骆驼，高五尺。

◎弹棋藏钩

今人误以弈棋为弹棋，固谬，然弹棋之制终亦不解。《广记》云：“今弹棋用棋二十四色，色别贵贱。又魏戏法，先立一棋于局中，余者间黑白围绕之，十八筹成局。”曹子桓云：“昔京师妙工有二，合乡侯东方安世、张公子，常恨不得与之对也。”《国史补》：唐有吉达、高越。藏钩，亦谓之意拈，亦曰行钩，见庾阐赋。其制：众人分曹，或有奇，则往来于两朋，谓之让我，亦曰飞鸟（让我，吾何切，吟也。《说文》：嘉言也，与哦同）。

◎跳脱

唐文宗一日问宰相：“古诗云‘轻衫衬跳脱’，跳脱竟是何物？”宰臣未对，上曰：“即今之腕钏也，《真诰》有‘斩粟金跳脱’，是臂饰。”又宣宗常赋诗，上句有“金步摇”，遣求进士对之，温庭筠以“玉条脱”为对，宣宗赏焉。二事皆见唐小说，或是一事而传闻异辞邪（上条出《卢氏杂说》，下条出《北梦琐言》）？

◎画钟馗

吴道子画钟馗，手捉一鬼，以右手第二指抉鬼眼，时称神妙。或以进蜀主孟昶，甚爱重之。一日，召示黄筌，谓曰：“若以拇指掏鬼眼，更有力，试改之。”筌请归，数日看之不足，以绢素别画一钟馗，如昶指，并吴本进纳。昶问之，对曰：“道子所画，一身气力、色貌俱在第二指，不在拇指，今筌所画，一身气力、意思并在拇指，是以不敢辄改。”此虽论画，实诗文之妙诀，读《史

记》、《汉书》，须具此识力，始得其精义所在。

◎龚万二郎中

昔在郎署，有龚、万二郎中，同舍相狎，龚长身而万短小。一日，同僚毕会，龚复以短小为谑，万徐曰：“左氏云‘筮短龟长’，殆为兄发耳。”一座大笑。

◎文章迟速

文章迟速不同，此由天性，不关工拙，故汉人云：“飞章驰檄用枚皋，高文典册用相如。”唐人诗云：“潘纬十年吟《古镜》，何涓一夕赋《潇湘》。”又吴道子、大李将军俱画嘉陵江山水于大同殿壁，明皇曰：“李思训数月之功，吴道玄一日之迹，皆极其妙。”盖又不独文章为然。

◎边鸾丹青

唐边鸾攻丹青，尤长于花鸟，折枝之妙，古所未有。晚客泽潞，貌五参连根，精妙之至。（《画断》）

◎药方

《朝野僉载》云：“被马咬者，烧鞭鞘灰涂之。蜘蛛啮者，用雄黄末傅之。筋断者，取旋复花绞取汁，以筋相对，以汁涂而封之，即续。”

◎靛水治噎

《广五行记》云：“绛州一僧病噎，都不下食，遗命弟子开其胸喉，视有何物。如其言，开视胸中，得一物似鱼，有两头，遍体肉鳞，置钵中，跳跃不止。以诸毒药内之，药悉化为水。一僧以蓝靛致钵，此虫^卞匡惧，绕钵驰走，须臾化为水矣。故世传以靛水治噎疾，此与余《香祖笔记》所记鹅血治噎相类。然鹅血试之，亦不甚效。

◎人参愈疾

唐天宝中，有赵生者，其先以文学显，兄弟俱以进士、明经入仕。生独鲁钝，年已壮，不为郡贡，发愤笈数百编，隐晋阳山中。旬余，有翁衣褐造之，谓生曰：“子志甚坚，老夫虽然无术有补于郎君，幸一谒我耳。”且曰：“吾段氏，家于山西大木之下。”言讫，忽亡所见。生遂往山西寻其迹，果有□树甚茂，生曰：“岂所谓段氏者乎？”遂以锬发其下，得人参，长尺余，肖翁形貌。生曰：“吾闻人参能为怪者，可愈疾。”遂瀹而食之。自是，豁然明悟，目所览书，尽能穷其奥。岁余，明经及第（《宣室志》。按字书，□，举雅切，音贾）。

◎须考典故

画家画古人图像，皆须考其时代，如冠舄、衣褶、车服之类。一有舛误、杜撰，后人得而指之。诗赋亦然。宋史绳祖《学斋占毕》称杜牧《阿房宫赋》“烟

斜雾横，焚椒兰也”二句，尤不可及。谓《六经》止以椒兰为香，《楚辞》言“椒浆兰膏”亦然。若“沈檀龙麝”等字，皆出于西京以后。近世文士作《婕妤怨》、《明妃曲》，而引用“梅妆莲步”，更为可笑。此皆齐、梁间事，汉时宁有之邪？故知作诗赋、作画，皆贵考据典故，乃不貽讥后人。

◎命妇八阶

宋政和初，定命妇八阶，孺人次以室人，后改安人。见《占毕》。

◎西汉墓铭

《占毕》载汉西京时，南宫寝殿内有醇儒王史威长《葬铭》曰：“明明哲士，知存知亡。崇陇原野，非宁非康。不封不树，作灵垂光。厥铭何依，王史威长。”云见张茂先《博物志》。此西汉墓铭之最古者。

◎白居易集

白乐天东林寺藏集，唐末为高骈取之，宋真宗重令缮写装潢送东林。其龙门香山寺本，经乱亦不复存。后履道宅为普明僧院，后唐明宗子秦王从荣，又写本置院之经藏，即今本是也。乃知右文好事，不但真宗。

◎宋祁诗

余观宋景文诗，虽所传篇什不多，殆无一字无来历。明诸大家，用功之深如此者绝少，宋人诗何可轻议邪！

◎上元中元下元

宋初上元、中元、下元，京师皆张灯。上元御乾元门，中元、下元御东华门。后罢中元、下元二节。见《春明退朝录》。

◎五经中式

科场旧例：凡兼作《五经》文字者，以违例贴出。惟顺治乙酉龙飞首科，胶州法若真黄石以《五经》疏请上裁，世祖皇帝特恩准作举人，仍授中书舍人，丙戌成进士，入翰林。此后至康熙戊辰，始有查嗣韩（余太学门人）、林文英二人亦经御史疏请，特赐进士，查榜眼及第，林选庶吉士。壬午京闱，又有庄令舆、俞长策二人亦疏请，特赐举人。遂有旨：以后愿作《五经》文字者听。乙酉，各直省习《五经》者骤多，顺天解元张南龄、陕西解元王承烈皆《五经》，而吾山东中式者亦三人，可谓盛矣。又第二场，故事，有诏、诰二道，乃具文自明，相沿已久。至是，九卿议，凡习《五经》，并令全作诏、诰。直省进呈试录增诏、诰两篇，自康熙乙酉科始也。丙戌会试第十一名索太，满洲人，亦《五经》中式。

◎举人公券

宋开宝二年，诏西川、山南、荆湖等道举人，皆给来往公券。自初起程以至还乡，费皆给于公家，不独右文盛典，亦忠厚之至也。其享国三百余年，终食士

大夫忠义之报，宜矣。

◎捐纳为官

募民实粟塞下，古有此例，然宋时出粟赈饥，不过补三班借职及将作监主簿而止。顷自滇、闽、两广用兵，始开捐纳之例。始犹经户部斟酌，不至过滥，其后陕西赈荒、出塞运饷等事，则渐泛滥矣。始商人巴某等，初捐即补知府，言官论之，因革去。其后于振甲为运饷都统，则不由户部及九卿集议，径移吏部铨补。于是佥事方面显官亦在捐纳之列，初任即得补授，不惟知府矣。后左都御史张鹏翮疏言州县守令、教职，捐纳冗滥，九卿集议，遂欲通改幕职、佐贰等官。予时为户部侍郎，谓诸公曰：“朝廷不可失大信于天下，已往可勿论，但当慎之于将来耳。”众以为然。

◎铁钱

南唐李氏铸铁钱，宋太宗始令收民间铁钱铸农器，给江北流民复业者。仁宗庆历初，诏江、饶、池三州铸铁钱助陕西经费，民苦之，后停罢，其患方息。山谷诗“紫参可宜包贡，青铁无多莫铸钱”，盖谓此也。

◎御笔改名

宋李遵勖，本名勖，尚长公主，真宗御笔加“遵”字，使升为其祖崇矩之子，以父继昌为兄。此最无义理，后竟为例。至神宗始降手诏，述英宗治命，停罢之。见《燕翼贻谋录》。

◎追赠父母

李文正为相，为本生父故工部郎中超、母陈留郡谢氏请以郊祀覃恩追赠，太宗嘉之，诏赠超太子太师，谢氏郑国太夫人。此封赠本生父母之始。王沂公曾、欧阳文忠公修，皆幼育于叔父，祈恩追赠。此又宋朝忠厚立国之一端也。

◎宋宗正司

宋制：京师置大宗正司，其后又于西京置西外宗正司，南京（今归德府）。置南外宗正司。殊非理体。

◎唐书明史

宋贾魏公昌朝建议修《唐书》，初命王文安、宋景文、杨宣懿、赵少卿、张尚书、余尚书为修撰，曾鲁公、赵龙图周翰、何密直公南、范侍郎景仁、邵龙图不疑、宋集贤次道为编修，而贾为提举。贾罢相，用丁文简。丁卒，用刘丞相。刘罢，用王文安。王卒，又用曾鲁公。中间景文以修《庆历编敕》不到局，赵守苏州，王丁母忧，张、杨皆补外。后景文独秉笔久之，欧阳文忠领刊修，遂分作纪、志，曾亦以编敕不入局。周翰亦未尝至，公南迁开封幕，不疑以目疾辞去，以王忠简秉彝补其缺。顷之，吕缙叔入局，刘仲更修天文、律历志，将卒业而梅圣俞入局，修方镇、百官表。嘉五年始成书。近修《明史》，初

以徐阁学立斋（元文）为监修，翰学叶訢、刁庵（方蔼）、左庶子张素存（玉书）为总裁，分撰者数十人。后或迁官给假去，勿论撰修官，即总裁亦迁替不恒。最后乃益以熊相国青岳（赐履），首尾二十余年，成书之难如此。盖事权不专，其在宋时已有然矣。司马子长《史记》、班孟坚《汉书》，皆成于一家父子之手，故其书千古不朽，而成书亦易，惟专故也。

◎两周甲子

宋太宗至道二年，司天冬官正杨文镒建言，于历日六十甲子外更留二十年，帝命存两周甲子，共成上寿之数，使期颐之人犹见当生纪年，遂造新历颁行。知宋时历日皆载两周甲子，今亦可仿而行之。

◎公署方位

今六部、都察院公署，吏、户、礼在禁城之东，兵部、工部在三部后街之东，皆沿明旧。惟三法司及兵部督捕侍郎公署与太常寺在禁城之西。刑部乃明之镇抚司署，都察院乃明之通政司署。前代通政司题名碑尚在，而本署题名反为阙如。近都察院刻顺治己未掌院、副院以下题名，与前代通政司题名对立于正厅之东、西，而刑部无之。督捕裁归刑部，公署亦废矣。余昔由副都御史迁督捕侍郎，由户部左侍郎迁都察院左都御史，由左都迁刑部尚书，皆在西，故详著之。

◎螺中出蜂

宋太宰牧仲（莘）寄近所著《筠廊二笔》中一条云：“四明周岷公（斯盛）曾于人家见一螺，贮水中，别取水一盂，入盐少许，置螺于内，则螺壳自开，飞出一蜂，高尺许，蜂尾一线缀壳中，飞舞良久。以螺还纳原盂，蜂即缩入。”其理殆不可晓。

◎白玉宝物

又云：“福唐叶文忠公有白玉观世音一，高尺余，唇朱发漆，相好天然，不假人力。宜兴故相家一白玉太真妃睡相，乃宋制，近为武林一贵人购去。”

◎宋代赐御书

宋时学士院赐御书玉堂者有二：前则太宗赐苏易简，后则高宗赐周麟之。

◎五帝三王

《国老谈苑》以“五帝官天下，三王家天下”为徐骑省对宋太宗语，与他书所载不同。

◎御书赐臣

上常御书“清慎勤”三大字，刻石赐内外诸臣。士衺真二十年前亦蒙赐。按此三字，本吕本中居仁《官箴》中语也。

◎受辛解

余昔在京师，有《答宣城梅耦长（庚）送木瓜》诗云：“作贡当年事已陈，烟林摇落重含辛”之句，陆冰修（嘉淑）、施愚山（闰章）诸公皆次韵，陆用“受辛”字。按宋景文公《笔记》云：“钵捣辛物作芥，所谓‘金齐玉脍，东南佳味’。古说齐臼曰受辛，是臼中受辛物捣之。”盖杨德祖解“黄绢幼妇，外孙齐臼”之语。

◎古文刻书

同年汪钝翁（琬）晚刻《类稿》，字画多用古文，时人亦有效之者。宋景文云：“吾友杨备得《古文尚书释文》，读之大喜，于是书讯刺字皆用古文，僚友多不之识，指为怪物。”要之，亦有所不必也。

◎论郑风卫风

吾乡武城王文定公（道），嘉靖中官吏部侍郎，名臣也。其《文录》议论纯正，节录数条于此。论郑、卫二国风曰：《郑风》二十一篇，其的为淫之词者，《野有蔓草》、《溱洧》二篇，可疑而难决者，《丰》一篇而已。其他《缁衣》、二《叔于田》、《清人》、《羔裘》、《女曰鸡鸣》、《出其东门》七篇，语意明白，难以诬说。至于《将仲子》、《遵大路》、《有女同车》、《山有扶苏》、《箜兮》、《狡童》、《褰裳》、《东门之单》、《风雨》、《子衿》、《扬之水》，凡十一篇，序说古注，皆有事证可据。而朱子一切翻倒，尽以淫奔目之，而蔽以“放郑声”之一语，殊不知孔子论治则放声，述经则删诗正乐，删之即所以放也，删而放之，即所以正乐也。若曰放其声于乐，而存其词于诗，则诗、乐为两事矣。且使诸篇果如朱子所说，乃淫狎荡之尤者，圣人欲垂训万世，何取于此而乃录之以为经也邪？反正诡道，侮乱圣言，近世儒者若马端临、杨镜川、程篁墩诸人皆已辩之矣。又曰：郑、卫多淫声，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男女戏谑之诗，盖亦多矣，孔子尽删而放之。其所存者，发乎情，止乎礼义，而可以为法戒者也。中间三、四篇，盖皆删放之余，习俗所传，而汉儒于经残之后，见三百之数有不足者，乃取而补之，而不知其为世教之害也。

◎左传赋诗

按《左传》：韩起聘郑，郑六卿饯于郊，宣子请皆赋，子{差齿}赋《野有蔓草》，宣子曰：“孺子善哉！吾有望矣。”子太叔赋《褰裳》，子游赋《风雨》，子旗赋《有女同车》，子柳赋《箜兮》，宣子曰：“二三君子，数世之主也，可以无惧矣。”夫饯大国之使，而所赋皆淫奔之诗，辱国已甚，宣子又何以叹其为数世之主乎？此亦一证，且知《野有蔓草》亦必非淫诗也。

●卷二

◎新唐书刊削诏令

余每怪《新唐书》不载诏令，往往不详事之首尾。《笔记》一条云：“史近古对偶宜，今以对偶之文入史，如以粉黛饰壮士，笙匏佐鞀鼓。”乃知其刊削之意。然此亦一隅之见，若陆宣公、李卫公论事之文，何尝非对偶？但须分别观之耳。

◎ 𠂔字解

景文云：“唐苏廷硕《朝覲坛颂》有‘𠂔虞氏’字，翰林校讎官辄点‘𠂔’字侧云‘疑’。不知‘𠂔’即‘稽’字。”愚按：今召仙决休咎曰“𠂔”，俗语却近古。

◎ 说文系传

《笔记》云：“颜之推说唐末文籍散亡，故诸儒不知字学。江南惟徐铉、徐锴，中朝为郭忠恕。锴为《说文系传》，忠恕作《汗简》、《佩△》。”愚按：《佩△》，汇书有之，《汗简》，今歙人汪立名得古本，刻之吴中，甚古雅。惟《说文系传》未见，不知海内藏书家有传之者否也。然谓颜之推语则误。之推，后魏黄门侍郎，而预知南唐、宋初事邪？疑是传写之讹。

◎ 由字解

余再使蜀，于绵州山中见群鹿，赋诗云：“远游忽忆杨岐语，只有渠侬得自由。”用宗门杨岐方会禅师语，盖自言行役万里，不及鹿之饮食、止息得自由也。余儿启涑和之，用唐吕温《由鹿赋》曰：“由此鹿以致他鹿，故曰由鹿。”可谓工切，能押险韵。宋景文云：“率乌者，系生乌以来之，名𠂔；𠂔由𠂔。𠂔由𠂔音由，吕得其意而不知《说文》有此𠂔字。”𠂔盖与字、媒字义同。

◎ 焉为单名

景文云：“焉，本鸟名；为，猴名。”愚按：此二字，多以为单名。如汉有刘焉，苻秦时有李焉，今秀水徐阁学胜力（嘉炎），本名徐焉。唐有丘为、张为，南唐有江为，余门人御史温为，皆是也。然终未雅驯。

◎ 生象

又云：“老子云：‘无物之象。’韩非子曰：‘人希见生象，得死象图之，又按其图以想其生也。’”愚按：今生象，滇南常贡，何希见之有？且《诗》云“元龟象齿”，不应战国时反不见生象也。

◎ 雅人深致

又云：“‘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’，颜之推爱之；‘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’，谢玄爱之；‘卜谲定命，远犹辰告’，安石以为有雅人深致。”愚按：玄与之推所云是矣，太傅所谓“雅人深致”，终不能喻其指。

◎ 晋人佳句

又云：“左太冲‘振衣千仞冈，濯足万里流’，不减嵇叔夜‘手挥五弦，目送飞鸿。’”愚按：左语豪矣，然他人可到，嵇语妙在象外。六朝人诗如“池塘生春草”、“清晖能娱人”，及谢、何逊佳句多此类，读者当以神会，庶几遇之。顾长康云：“‘手挥五弦’易，‘目送归鸿’难。”兼可以悟画理。

◎言尽意不尽

又云：“庄周云：‘送君者皆自崖而返，君自此远矣。’令人萧寥有遗世意。”愚谓《秦风·蒹葭》之诗亦然。姜白石所云“言尽意不尽”也。

◎刘镇南碑

蔡邕集有《刘镇南碑》，即刘表也。按：献帝初平二年夏四月，诛董卓，夷三族，邕亦庾死。初平四年改元兴平，又二年改元建安，而表以建安十三年卒。邕之死至是已十六年，安得复起九原而为其碑颂邪！碑又云：“太和二年葬于先茔。”太和乃曹年号，按：丕以建安二十五年篡汉，改元黄初，在位七位而嗣立。自建安十三年至是又二十一年，距邕之死且四十年矣。然则此碑果出邕手否乎？

◎讥武则天

武则天葬乾陵，过客有讥毁谗浪者，辄报以风雷之异。丙子余再使蜀，过广元县，县，古利州，武所生处。江干黄泽寺有则天尼像，余投以诗云：“镜殿春深往事空，嘉陵祸水恨难穷。曾闻夺婿瑶光寺，持较金轮恐未工。”盖用《洛阳伽蓝记》“瑶光寺尼工夺婿”之语以谑之也。是日风平浪静，更无风雷之变。余笑谓则天：“虐焰独能施于乾陵，而不能神于利州邪？抑薄余诗为不足较邪？”

◎五木呼卢

五木呼卢，世但知有刘毅耳。潘氏《纪闻》云：“骰子饰四以朱者，因明皇与贵妃彩戏将北，惟重四可转败为胜，上连呼之，骰子宛转良久而成重四。上大悦，顾高力士，令赐‘四’绯，遂不易云。”

◎马嵬乃人名

马嵬乃人名，于此筑城以避兵，因名。见景安《征途记》，《学圃萱苏》载之。

◎唐冯绍正

杜诗：“近时冯绍正，能画鹜鸟样。”《历代名画记》：“绍正，开元中官少府监，八年为户部侍郎，喜画鹰鹞、鸡雉。”《谈宾录》云：“高力士父丧，左金吾卫大将军陆伯献、少府监冯绍正二人，于丧前被发而哭，甚于己亲，人皆笑之。”即是人也。

◎黄巢墓

世以徐敬业、骆宾王皆为僧，且老寿，即不知果然与否，亦稍为忠臣义士吐气。若一雪窦禅师，而一以为庞勋，一以为黄巢，必傅会之以叛贼，何也？此真名教之罪人矣。又《雪窦寺志》辩黄巢墓云：“按巢传，唐僖宗乾符中，巢寇浙东，高骈击破之，后未尝至浙东也。及中和四年，始为尚让所败，巢甥林言斩首以降，安得有墓在雪窦山中邪？”而《挥麈录》言雪窦山有黄巢墓，邑官岁时遣祭之。然则巢墓亦载在祀典邪？如此不经之语，固乱臣贼子所乐闻耳。

◎王安石

王安石之奸、文、富诸贤皆为所欺，其预识之者，惟苏、李二公耳。然《贵耳集》所载安石初读书钟山，一长老谓之曰：“先辈必做宰相，但不可念旧恶，改坏祖宗格法。”则此僧识之又在二公之先矣。又谓安石为秦王后身，不知因果何以应尔。岂衔太宗之怨毒，必欲乱其天下，虽以真、仁、英三宗之贤，亦不能挽回邪？秦王报怨而为安石，钱王索土而都临安，宋欲不南渡，得乎？

◎中州集

州《卮言》评《中州集》云：“直于宋而太浅，质于元而少情。”二语最确。牧斋先生推之太过，所未喻也。

◎刘澄甫

余极喜山泉翁“山藏柳市无车马，水隔桃源有子孙”之句，《池北偶谈》载之矣，然不详为何许人。阅《寿光县志》，乃知山泉名澄甫，姓刘氏，字子静，文和公之孙。正德戊辰进士，官御史，有直声，与弟渊甫范泉皆工诗。归田后与冯闾山（裕）、黄海亭（卿）诸老为海岱吟社。其叔牟允，号西桥，八岁通五经，成化中以神童召见文华殿，以荫累官太常少卿，与何、李、康、边诸公相唱和。有《西桥集》。

◎鲧禹化熊

舜殛鲧于羽山，化为黄熊，入于羽泉。是鲧既为熊矣。《淮南子》又云：“禹通于辕山，化为熊，涂山氏惭之，至嵩高山下化为石。”若然，则大禹父子皆化熊，不根甚矣。古传记荒唐谬悠如此者甚多，不可枚举。

◎宋槧南唐书

大名门人成文昭，字周卜，相国曾孙也。寄陆务观《南唐书》，宋槧本也，凡十五卷，与今刻十八卷编次小异。前有“陆友私印”、“陆友仁印”、“燕处超然”小印。

◎张易

张易，字简能，元城人。高祖万福，唐金吾将军，后徙掖县。易性豪举尚气，少读书于长白山，又徙王屋、嵩山。苦学自励，食无盐酪。齐有高士王达灵

，居海上，博学精识，少许可。易从游数年，入洛举进士不中。升元二年，归南唐，官终右谏议大夫，改勤政殿学士判御史台。采武德至宝历论奏骨鲠者七十二事，为七卷，曰《谏奏集》上之。见陆《书》本传。马《书》不立易传，余撰《长白山录》偶遗之，补录于此。

◎先太师刻书

康熙丙子，余奉朝命祭告华山，憩王山史待庵。阅架上书，有《赵松雪集》，乃先太师大司马公较刊本，遂告于主人携归。先太师所刻书甚多，乱后惟《文选删注》、《沈文端公（鲤）集》尚存，余悉不可问矣。得此如拱璧也。

◎宋武帝庙诗

老杜《玉华宫》诗千古绝唱，张文潜用元韵拟之，作《别黄州》诗，自谓似之，特其音节耳，未神似也。吾观《谷音》下卷所载临江杨雯《宋武帝庙》诗，虽不摹杜，反得神似。此非深于诗者未易知也。诗云：“溪声答松风，巨石出老拳。古树不知名，岌岌蛟龙缠。”云云。按：宋武帝庙在新淦县四十里尚乐山，《山经》云：“本禿女皇后庙，禿女少孤，后母苦之，令牧豕于陂。陂生藕，因取食，聚藕丝结为履，灵鹄衔于武帝殿下，帝异之，取以为后。”其说不经。《临江府志》载之，亦传疑也。或云：“唐光化中，邑人刘辉以尚乐山罗公坑地形之胜，创为庙址，而设宋武帝像，与禿女并为一祠，遂称宋武帝庙。要无所考据云。雯，临江人。

◎诗用虚字

放翁《笔记》言：“王中父、韩持国作诗喜用语助，如：‘用舍时焉耳，穷通命也欤。’‘居仁由义吾之素，处顺安时理则然。’”殆可发笑。天启后，竟陵派盛行，后生效之，多用“焉哉乎也”等虚字成句，往往令人喷饭，不知宋人已有先之者矣。

◎王钦若

《湘山野录》载：冀公王钦若微时，应举过圃田，为令公邀饮大第。明日迹之，乃裴晋公庙也。后以翰林学士使西川，回至褒城驿，将吏见驺导云：“是唐相裴令公来谒。”密告大用之期。以晋公勋德品望，何数百年后独于钦若如此？且宰相拜罢亦寻常事，何与晋公事而仆仆预告之？此或其门生亲党傅会造作之语，传闻失实，而文莹遂记之耳。如唐小说戴李林甫为神仙事亦类此，皆诞谩不足信。

◎老成典型

刘念台先生（宗周）以御史大夫罢归，舍于逆旅，身衣布褐，一童子侍侧，萧然如田父野老。鄞县秦进士祖襄，亦能文之士，初第南归，仪从甚都。将入舍，于正厅见有一叟，方危坐，遣仆“谁何”之，知为刘公，急避去。宋杜祁公

致仕居南京，新榜一巍峨者出，巨郡，导从呵拥甚盛。祁公遇于通衢，无他路可避，公乘款段，裘帽暗弊，二老卒敛马侧立道旁，举袖障面。新贵问从者曰：“谁乎”？对曰：“太师相公。”此二事颇相似，少年得志者当知此，而杜、刘二公老成典型，尤可师法也（淄川韩浚官御史时，有疏云“刘宗周何物么麽”云云，人笑之齿冷）。

◎吟诗送别

同年刘吏部公<甬戈>，顺治己亥官刑部主事，将假归颍川，作诗别余及茗文、周量、曰緝，有句云：“燕市酒人稀。”未几，余作《九日》诗云：“十年长事少袁丝。”公融见之，笑曰：“何相报之速邪！”

◎斗将史万岁

古者斗将，见于书传者不一，余已著之《池北偶谈》。又《隋书·史万岁传》：“万岁戍敦煌，窦荣定击突厥，万岁诣辕门请自效。遣人谓突厥曰：‘士卒何罪，但当各遣一壮士决胜负耳。’突厥许诺，遣一骑挑战。荣定令万岁出应之，驰斩其首而还。”此亦斗将也。

◎房豹考

《酉阳杂俎》载：“北齐房君豹山池在济南，有诗云‘风沦历城水，月倚华山树’云云。”初不详何许人，按：《隋书·房彦谦传》：“彦谦事伯父乐陵太守豹竭力，四时珍果，口弗先尝。”乃知豹即彦谦之伯父，玄龄大父行也。

◎周罗能诗

武人能诗，史载沈庆之、曹景宗，而不知周罗。按本传：“罗在陈为太子右卫率，时参宴席。陈主曰：‘周率武将，诗每前成，文士何反后也？’都官尚书孔范曰：‘罗执笔制诗，还如上马入阵，不在人后。’”

◎称父为哥

《日知录》云：“唐人称父为哥。《旧唐书·王琚传》：‘玄宗泣曰：“四哥仁孝，同气惟有太平。’”睿宗行四故也。《棣王琰传》：‘惟三哥辨其罪。’玄宗行三故也。”（《日知录》，昆山顾绛宁人著）

◎司马光家仆

温公家老苍头称公曰“君实秀才”，东坡教之，始改称“端明”。人谓东坡教坏君实家仆。《黄氏日抄》云：“温公创独乐园。洛俗，春月放园，园子得茶汤钱，与主人平分。一日，园子吕直纳钱十千，公命持去。后十余日，吕直创一井亭，问之，乃用前不受十千也。”观此二事，温公平日修身、教家可知。近代权门豪仆，如严嵩之严年、张居正之尤七，视司马公仆，不居然舜、跖徒之分哉！而其主人人品、相业，从可知矣。

◎玉堂

黄氏云：“太宗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‘玉堂之庐’。此四字出《汉书·李寻传》。玉堂，殿名，而待诏者，有直庐在其侧。元丰中，有学士上言，乞摘去二字，使榜院门，以为光宠，诏可。是以殿名名其院，不典甚矣。”今相沿既久，知此者亦少。

◎东坡寄参诗

东坡《以紫团参寄王定国》诗：“<谷含><谷牙>土门口，突兀太行顶。岂惟团紫云，实自凌倒景。刚风披草木，真气入苕颖。旧闻人衔芝，生此羊肠岭。纤扞虎豹鬣，蹙缩龙蛇瘿。蚕头试小嚼，龟息变方骋。矧予明真子，已造浮玉境，清宵月挂户，半夜珠落井。灰心宁复然，汗喘久已静。东坡犹故日，北药致遗秉。欲持三桠根，往侑九转鼎。为予置齿颊，岂不贤酒茗。”

◎皮陆唱和人参

皮日休《谢人惠人参》诗：“神草延年出道家，是谁披露记三桠。开时的定涵云液，后还应带石花。名士寄来消酒渴，野人煎处掇泉华。从今汤剂如相赠，不用金山焙上茶。”陆龟蒙和：“五叶初成口树阴，紫团峰外即鸡林。名参鬼盖须难见，材似人形不可寻。品第已闻升碧简，携持应合重黄金。殷勤润取相如肺，《封禅书》成动帝心。”

◎东坡咏人参

东坡《小圃五咏·人参》一首：“上党天下脊，辽东真井底。玄泉倾海腴，白露洒天醴。灵田此孕毓，肩股或具体。移根到罗浮，越水灌清泚。地殊风雨隔，臭味终祖祢。青桠缀紫萼，圆实堕红米。穷年生意足，黄土手自启。上药无炮炙，齏啮尽根柢。开心定魂魄，忧患何足洗。糜身辅吾躯，既食首重稽。”

◎钱起紫参歌

钱起《紫参歌并序》：“紫参，幽芳也。五葩连萼，状飞禽羽举，俗名之五鸟花。起故山道人兰若丰此药，校书刘公咏歌，俾余继作：远公林下满苍苔，春药偏宜闲石开。往往幽人寻水见，时时仙蝶隔云来。阴阳雕刻花如鸟，对凤连鸡一何小。春风宛转虎溪旁，紫翼红翘翻霁光。贝叶经前无住色，莲花会里暂留香。蓬山才子怜幽性，白雪阳春动新咏。应知仙卉老烟霞，莫赏夭桃满蹊径。”

◎周段咏人参

周繇《以人参遗柯古》诗“人形上品传方志，我得真英自紫团。惭非叔子空持药，更请伯言审细看。”段成式《求人参》诗：“少赋令才犹强作，众医多失不能呼。九茎仙草真难得，五叶灵根许惠无。”（按周诗殊劣。伯言非抗，字亦误也）

◎为文祭仆

元和中，裴晋公为盗所伤，隶人王义刃死之。公自为文以祭，是岁进士撰义传者十有三。余儿方官唐山令，夜有盗警，小仆纪纲以身卫主死之，余亦为文祭焉。

◎帖黄

“帖黄”二字，前已引王文贞所云著之。《唐国史补》云：“黄敕既行下小有异同，曰帖黄，一作押黄。”此与今章奏帖黄不同。

◎四朝风气

《国史补》云：“天宝之风尚党，大历之风尚浮，贞元之风尚荡，元和之风尚怪。”

◎赵璧善弹五弦

唐赵璧善弹五弦，人问其术，曰：“吾之于五弦也，始则心驱之，中则神遇之，终则天随之。吾方浩然，不知五弦之为璧，璧之为五弦也。”此语与庄子相似。

◎凤头枕

南唐徐知谔好蓄奇玩。从粤商得一凤头，彩翠夺目，朱冠绀毛，金嘴如生，广五寸，其脑平正可为枕。以钱五十万偿之。

◎元稹李贺

《剧谈录》：元和中进士李贺善歌诗，元相国稹年老，以明经擢第，常愿交结。执贄造门，贺览刺，遽令阍者谓曰：‘明经擢第，何事来看李贺？’相国惭愧而退。”按：元擢第既非迟暮，于贺亦称前辈，诃容执贄造门，反遭轻薄？小说之不堪如此。

◎琅记药方

经霜冬瓜皮同朴硝煎汤，治翻花痔立愈。或以萝卜代瓜皮，亦可。乌药细磨浓茶，治汤火疮。生白矾末半分入脐，以一指甲水滴之，治妇人小便不通。细辛、白芷、雄黄以好酒研末，入麝香少许服，治蛇犬伤。盐和油敷，治蜘蛛咬遍身生丝。乱发灰吹入鼻，治鼻衄。黄连一两，酒浸晒；吴茱萸一两，滚汤泡七八次。闻桂花香止晒，干用神曲为糊，作丸如桐子大。食后以荷叶汤送下三十九，治梅核膈。蜜陀僧、滑石等分，生姜汁调敷，治肾囊疮。金丝荷叶捣汁涂患处，治蛇伤。甘草浓煎汁，调地龙粪涂搽，治小儿肾囊虚肿。人中白，火煨存性，一钱；铜绿三分；麝香为末，一分；搽治小儿走马牙疳。端午日收桑叶，阴干为末，空心滚白汤下，治痔。旧棕烧灰，置瓦上收火气，清晨温茶调服三四钱，治妇人血山崩。（已上俱见《琅记》）

◎解河豚毒

橄榄解河豚毒。槐花微炒，与干胭脂各等分，同捣碎，水调灌，亦能解毒。

（见《辍耕录》）

◎庞居士湖

新城东北有庞家湖，亦名庞居士湖。相传以为庞居士沈金处，然不知居士何许人也。陶南村《辍耕录》云：“相传庞居士家赀钜万，殊用劳神。自念曰：‘若以予人，又恐人之我若，不如置之无何有之乡。’遂辇送大海中，举家修道，总成证果。”即此事也。湖在锦秋湖之西，青沙湖之东。邑志当补入（载第十九卷）。

◎陈去非语

陈去非语人云：“本朝诗慎不可读者，梅圣俞也；不可不读者，陈无己也。”见《却扫编》。如此议论，殊不可解。

◎陶宗仪疏谬

陶南村述历代医师，列殷仲堪于西晋，又分贞白先生陶弘景为两人，疏谬甚矣。

◎论诸葛亮

元人俞文豹称其兄文龙驳诸葛忠武之言曰：“孔明之才，谓之知时务则可，谓之明大义则未也；谓之忠于刘备则可，谓之忠于汉室则未也。”又龙泉叶氏《习学记言》论昭烈、武侯，谓其：“以一隅而抗天下，与公孙述相去几何？”又谓：“‘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’，然以上当更有事。”又谓：“‘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至于成败利钝，非臣之明所能逆睹’，此全不是议论。”又谓：“其于义利之际，更宜详处。若其义不深，其效不远，故材薄而功陋。”且与荀并称，凡诋讦其忠武者，无所不至。若二子者，可谓名教之罪人，亦薛能之比与。

◎论伯夷叔齐

叶氏论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云：“负刍、吴光皆弑君窃国，子臧、季札尚不耻立于其朝，况武王、周公以至仁大义灭商，夷、齐奚为而恶之？”云云。以此尚论古人，是长乱臣贼子之风，短忠臣义士之气，其罪可胜诛哉！

◎论温峤

叶氏论晋人物，首推温峤：“智以纬忠，再匡晋室，取与伸缩，一本至诚，充其所能，非东晋人才也，一人而已。”此论得之。

◎论梁武帝

叶氏亟称梁武帝：“情念在民，精择守宰，拔举人才，不隔前后，博雅通经，精义不穷。所谓游畋、声色、玩好致败之具，色色无之。不特江左所无，秦、汉以来贤君者，皆未易及。”此论亦自有见。

◎论诗经

叶氏谓：“《诗》‘有美一人，清扬婉兮，邂逅相遇，适我愿兮’，序《诗》者谓‘男女思不期而会’，余固疑其非是。按孔子引此以况程子，然则凡《诗》称美人，皆谓贤者，其于刺淫贬色，要须特有所指乃可从尔。不然，则彼何足以污简策，而复载重出，淳悉不已哉？”此论得之。

◎人参果

《书奕》云：“小说载人参果亦有据。大食王遣人之海上，见一方石，石上有树，枝赤叶青葱，生小儿，手足著枝上，不语能笑。”（《书奕》，黄秉石著）

◎犀带

张横浦家蓄犀带一，胯中有一月，过望则见。盖犀牛望月之久，故感其影于角。

◎论韩苏好士

古今推好士者率以韩、苏并称。余尝考之，退之非子瞻比也。李翱《与韩侍郎书》云：“如兄者颇亦好贤，然必甚有文辞，兼能附己。顺我之欲，则汲汲孜孜引拔之矣，若不能然，则将乞丐不暇，安肯汲汲孜孜为之先后？”云云。由此观之，退之但喜附己者耳，安能尽天下之才如子瞻之好士者哉！

◎白玉佛

元丞相伯颜使于阗国，于井中得一玉佛，白如截肪，高可四五尺。

◎王惠

刘宋王惠为吏部尚书，兄鉴好聚敛。惠谓曰：“何用田为？”鉴怒曰：“无田何由得食？”惠又曰：“何用食为？”余尝慕其人，故从宦四十余年，只守先人田庐，惟增一别墅，以其在山水之间耳。

◎独孤后之妒

隋独孤后性妒忌，后宫莫敢进御，此犹妇人之常也。以太子勇多内宠，则谗而废之。高，贤相也，其妾生子，后闻而恶之，屡譖于帝，竟杀。乃至诸王、群臣有妾孕者，必劝帝斥之。一妇人之妒，而其祸家国至此，异哉！

◎进士

《双槐岁钞》记宣德癸丑，论改进士为翰林六科庶吉士，分两等，合三科进士共选二十八人。前此，解学士缙亦为中书科庶吉士。

◎南北科道

成化中，南京给事中王渊、王徽合疏劾内阍被谪，时以言路风力，北不如南，为之语曰：“南京科道猛如虎，九年考满升知府。北京科道绵如羊，九年考满升京堂。”盖因渊、徽二人发，非谓例也。

◎会试录

洪武初进会试录，止刻序文与执事官及中式姓名、三场题目，至乙丑、戊辰，始刻文。见黄瑜《双槐岁钞》。

◎揭斯书法

华亭门人周庶常策铭（彝）寄元人揭曼硕泥金细书《金刚经》，工妙不减二王，末题字云“翰林国史院编修臣揭斯奉敕焚香盥手拜书，至治二年二月吉旦”。

◎留耕园灵验

明大理莆田林炳章有留耕园别业，歿后建祠其中，子弟辈延师许国器读书祠侧。万历己酉，许科试不录，无意秋闱，暑月昼寝，梦林告之云：“君今岁当荐贤书，胡不赴省试？”觉而异之。果以遗才入试，中式。己未登第。又彭副使宪范，诸生时读书园中，祷于神。一日坐桐下，忽一叶飘坠其前，有虫蚀成文，曰“今科而举”。是年万历戊子，果中式。其弟某亦来祷，复有叶坠下，其文曰“子亦能科”。某喜，颇自负，后竟老于诸生。其子汝亨举崇祯庚午科乡试。其灵验如此。此与九鲤湖皆在莆，而知之者少。

◎西岩寺穴

康熙二十九年九月，闽兴化府西岩寺发地得一穴，以巨砖，砖上有花卉纹，三面凸起。旁篆“太康八年八月日作辟亭使（阙）”。中获古镜一、古剑一，金环数枚。环径二寸，剑脊有字，土花剥蚀不可辨。

◎六朝乐府

徐巨源（世溥）云：“‘江陵去扬州，三千三百里。已行一千三，所有二千在’（叶音Γ），此有何情何景，而古雅隽永，味之不尽。”凡作六朝乐府，当识此意，故录其语。

◎同官同姓

古同官同姓者，率以所居之地别之。如西杨、东杨、南杨，东王、西王（直、英），皆君子也。刘文和（）、刘文穆（吉）同居内阁，称东刘、北刘，而邪正判然。

◎知人实难

知人实难，文、富、司马诸公不能预烛王安石之奸。明英宗以李文达公之歿，谕王忠肃公，使举可任内阁者，忠肃荐五人，而万安与焉，殆不可晓。若焦芳能荐刘文肃（忠），亦不可解，岂以乡里故邪？

◎何真赏罚

何左丞真，初以义兵剿东莞贼王成、陈仲玉等，仲玉就擒，悬赏购成，成奴阿巢伺闲缚成以出，真如格赏之，而使具汤镬烹阿巢。此事与窦建德诛王轨奴事相类，光武愧此多矣。

◎印石

莱州府城东北满家亭子有水石之观，地产石，色理如碧玉，莹如水晶，可为印章，但苦质脆耳。先兄考功客莱时，余寄诗云：“雁门石谷，昆山玉子冈。古人风流入笔墨，每恨道远难携将。满家亭子水清妙，试采瑶华来锦囊。”兄有答诗载集中。南阳门人李鸿常贻余墨晶印章，色如点漆，而温润如玉，尤可爱，余刻其文曰“茗柯有实理”。鸿，名相文达公裔孙也。

◎林瀚

史载，陈伯献称林文安公（瀚）：“贱者即之，不知其为贵；卑者即之，不知其为尊；愚不肖即之，不知其为贤；智独非、意相干者即之，始知其凜然不可犯。”余尝服膺斯言，窃私淑之而愧未能也。

◎王道论朱子

王文定（道）“论朱子不取《东莱读诗纪》”一条最为确论，今录于此。云：“《东莱读诗纪》多是裁剪先儒成说，择其理之正者用之，问有少出己见，又皆谦退和平，深得诗人本意，且恪守序说。惟其甚难解处，方以别义代之，亦不犯程子说《书》必非古义，转使人薄之。”戒学者不可以朱子之言而遂轻视之也。又曰：“朱子说《诗》，大意尽具于此，然甚是偏拗，恐不得圣人删述本意。马端临《文献通考》逐一辩之，甚明切，且使朱子见之，当心服矣。”

◎南明补谥议

南渡欲谥刑部尚书王世贞为文宪，而孟津为相，力沮之，不识何意。时同议补谥者：高启，文愍；周新，忠直；况钟，肃惠；陶鲁，襄靖；王思，文端；王三善，襄烈；朱燮元，襄宁。亦格不行。

◎邓艾庙

四川剑州有小庙，祀邓艾，余欲告州守废之而未果，追赋一诗云：“申屠曾毁曹瞒庙，常侍（高适达夫）还焚董卓祠。剑阁至今思伯约，蜀巫翻赛棘阳儿。”后阅唐彦谦诗云：“昭烈遗黎死尚羞，挥刀斫石恨谯周。如何千载留遗庙，血食巴山伴武侯。”三代之直，古今人所见略同也。

●卷三

◎边贡四绝句

边华泉尚书集有《送于利》四绝句。利，吾县人，弘治己酉举人，官扬州府同知，苑马寺卿壁之子也。边诗云：“送君城南桥，笑折城南柳。归来掩关坐，皎月当窗牖。”“露下夜已久，清轩调玉琴。凄凉《湘水曲》，窈窕《白头吟》。”“一别春城雨，两回秋月圆。樽前不尽醉，书札但空传。”“离肠似连环，宛转不可绝。相送淮水秋，相思燕地雪。”

◎正字避讳

《觚不觚录》云：“故事：投刺通书，柬面皆书一‘正’字。及万历丙子，入朝投刺，俱不书‘正’字，初亦以为雅，既而知其为江陵讳也。”是“正”字一讳于秦始，再讳于江陵矣。

◎王世贞笔记三则

州先生《明盛事述?父子至三品九卿》：“工部尚书毕公亨，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昭。”《早达》：“十九岁，今王方伯象坤中解元。二十岁，登第。”已上俱吾县人，方伯即二先伯祖也。又《异典述》：“天顺七年庚辰会试，贡院灾，举人死于火者九十人，俱特赠赐进士出身。”内荣华，新城人。

◎张乡采

弘治中，太监李广败。吏部员外郎张乡采疏言：“太监汪直、梁芳挠乱国典，荧惑圣心，脱死幸矣，久摈不用，而陛下复召还之。李广招权纳贿，致陛下受奸谀蛊惑之名而不自知，军民罹贪残剥削之害而无所诉。今纵不追乡采其罪，岂可并置其恶党漫不惩戒乎？伏望断自圣心，凡营求馈遗者，大臣致仕，小臣罢黜。”云云。其言颇正。乃正德初刘瑾乱政，乡采与焦芳首相比附，躐致通显，卒陷大辟，身名俱败，貽笑千古。前言竟自蹈之，何哉！

◎王云凤

正德中，给事中屈铨、祭酒王云凤，先后疏请刊定正德元年以后现行事例，编集成书，颁布中外。又请瑾释奠，如鱼朝恩故事。铨不足言，云凤号称名臣，乃亦腼颜为此，何也？云凤与乔庄简、王琼齐名，号河东三凤，庄简尚矣，琼与云凤何异华歆之龙尾乎！《虎谷集》诗文皆未成家，然一时名流如石邦彦、乔白岩、储柴墟、邵二泉、王阳明、韩苑、洛五泉，皆与唱和。

◎张雄杖父

中官张雄，幼为继母所凌，遂怨其父锐。既贵，不与相见。同类或劝之，雄乃立中堂，垂帘，杖其父二十，既乃相抱而泣。此亦千古奇闻。

◎钱宁家宝

钱宁家有祖母绿如来像、白玉琴、白玉琵琶各一。

◎联语解颐

王宁波方田（崇义）《笔谈》一条：“嘉靖甲辰榜，诸公取其名之相近者作一联云：‘萧一鹗，余一鹏，罗一鹭，何一举以登科；李九功，方九叙，金九成，戈九章而作乐。’盖以四人名凑合之，其巧如此。又乙未榜有劳姓者，号原野，为屯田郎中。时都水郎顾，号一江，同年也。戏劳曰：‘原野屯其田，空劳碌碌。’劳应声曰：‘一江都是水，四顾茫茫。’闻者绝倒。”

◎山东乡试

顺治戊子山东乡试，解元伊辟，吾县人；三名连应郑，乐安人；四名綦汝舟，高密人；五名戚延锡，黄县人。皆稀姓，时谓之“五花榜”。辛卯，九十九名韩魏，胶州人；一百名柳焘，临清人。时谓“韩柳押榜”。及丁酉，末二人：王昌，高密人；谢某。时又谓“王谢押榜”。

◎汙八读音

杜牧诗：“小溪光汙八汙八。”宋黄仁杰诗：“汙八月不虚为朽月，今年赖得是丰年。”杨用修云：“汙八，怕平声，又丈加切。”按《正字通》：“普八切，攀入声。”《尔雅》：“西极于汙八国。”汙八，西极水名，又水相激声。韩愈诗：“獠江息澎汙八。”与湃同。张衡《南都赋》：“流湍投职，分汙八朋轧。”注：“音八。”汙八有平、去、入三声。

◎律诗作法

予少时有一联云：“山云遥变夏，水草静当轩。”汪荅文、程周量皆喜之。六合李侍郎圣一独云：“律诗一联中，铢两须字字相称，‘轩’字恐对‘夏’字不过。”予深服之。又予少时最好李太白“牛渚西江夜”，孟浩然“挂席几千里”诸篇，数数拟之。董侍御玉虬规予云：“律诗须句句做，未可但骋逸气。”予亦深服之。此皆予五十年论文益友，今俱宿草，追思怆然，聊记之以示来者。

◎梅林之义

陆放翁诗“扁舟系著古梅林”，初以为泛然语耳。按宋缙云冯时行：“从诸朋旧十有五人，携酒具出西梅林，分韵赋诗。林本王建梅苑，树老，其大可庇一亩，屈盘如龙。孙枝业生直上，尤怪古者凡三四。酒行，以‘旧时爱酒陶彭泽，今作梅花树下僧’为韵。”然后知“梅林”之义。盖“梅林”，即所谓“梅龙”者也。

◎炼字炼句

虞伯生《送袁伯长扈驾上都》诗中联云：“山连阁道晨留辇，野散四庐夜属橐。”以示赵承旨，子昂曰：“美则美矣，若改‘山’为‘天’，‘野’为‘星’，则尤美。虞深服之。盖炼字、炼句之法与篇法并重，学者不可不知，于此可悟三昧。

◎辩东坡词

《丹铅录》载东坡赠青神杨栋词云：“允文事业从容了，要岷峨人物后先相照。见说君王曾有问，似此人才多少。”而引小说高宗问马骥“蜀中人才如虞允文者有几”云云。按：允文采石之功，在南渡以后，时东坡之歿久矣，安得先有此词？误甚矣。而曹能始《蜀中十志》亦载之，略不驳正，何也？

◎三都赋

《左思别传》云：“皇甫谧，西州高士；挚仲洽，宿儒知名，非思伦匹。刘渊林、卫伯舆并早终，未尝为思序注，皆思自为以重其文。”按：太冲《三都赋》自足接迹扬、马，乃云假诸人为重，何其陋耶！且西晋诗气体高妙，自刘越石而外，岂复有太冲之比？《别传》不知何人所作，定出怨谤之口，不足信也。太冲，吾乡临淄人。

◎点金成铁

右丞诗：“万壑树参天，千山响杜鹃。山中一夜雨，树杪百重泉。”兴来、神来，天然入妙，不可凑泊。而《诗林振秀》改为“山中一丈雨”。《潼川志》作“春声响杜鹃”，《方輿胜览》作“乡音响杜鹃”。此何异点金成铁。故古人诗一字不可妄改，如谢茂秦改宣城“澄江净如练”作“秋江”，亦其类也。近余姚谭宗撰《唐律秋阳》，诸名家诗无不妄加点窜，古人何不幸，横遭黥劓如此！

◎物类相感志

《蜀中十志》以《物类相感志》十八卷为东坡著，谬甚，不知何据。按此书是宋初僧赞宁著。

◎普曜经诞妄

《普曜经》言：“太子萨婆悉达手七弓，一发透七铁鼓。又一手执大象，掷著城外，还以手接，不令伤损。又发一矢，穿过大铁围山。”诞妄不经极矣。且如来为人天师，诨与孟贲、乌获角力耶？何其鄙而无识邪！

◎高宗怜才

勾涛，字景山，成都人。官史馆修撰，重修哲宗、徽宗实录。高宗一日谓相桧曰：“勾涛久闲，性喜泉石，可进职，除一山水近郡。”桧对：“永嘉有天台、雁宕之胜。”上曰：“永嘉地远，可以湖州命之。”高宗此事，可谓怜才矣。

◎东都事略

王《东都事略》，淹贯有良史才，与曾子固《隆平集》颉颃上下。然《蜀志》载父礼部侍郎赏著《玉台集》、《东都事略》一百二十卷，则此书亦如迁、固之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本于谈、彪邪？但未得此书全本，不知是百二十卷否，于父书之外有所增益否。亦不当没其父之名，掩为己有也。俟更考之。赏，眉山人。

◎任渊

新津任渊，字子渊，尝注宋子京、黄鲁直、陈无己三集，号称博洽。又摘山谷诗文为《精华录》。按：渊，绍兴元年乙丑类试第一，仕至潼川宪。其称“天社任渊”者，新津山名也。

◎汉乐府

汉乐府“鼓吹”二十二曲，今所存《朱鹭》已下是也。魏繆袭、吴韦昭、晋傅玄皆拟之，率浅俗无复古意，其词尤多狂悖。如昭之《关背德》，袭之《平南荆》，玄之《宣受命》、《惟庸蜀》等篇，猖狂吠吠，读之发指。而左克明、郭茂倩皆取以附汉曲之后，何其谬也！无已，宁取柳宗元、谢翱耳。

◎文字遇合

文字之于先达遇合，似有夙缘。有不可解者，如高阳李文勤公之于曹祭酒颂嘉（禾），真定梁公之于汪刑部季角（懋麟），临朐冯文毅公之于陈舍人賡明（玉基），柏乡魏公之于董秀才文友（以宁），服膺赞叹，不啻若自其口出。然诸君皆及门，若文友与柏乡，则平生未尝识面，而倾倒如此，更可异也。余门人吴江叶进士元礼（舒崇），神清不减卫叔宝，少负隼才，尝注庾子山《哀江南赋》，为时所称。康熙己未，博学宏词之举，阁中诸老亟荐之，皆欲为之道地，盖公论也。元礼至京师而病，病旬日竟死，岂非命乎。是时文友已前歿，而柏乡罢相久矣，汪、陈亦连蹇不遇。惟颂嘉以中书舍人改编修，累官国子祭酒。

◎潘阆诗

宋初潘阆，斥也不羁，然其诗实有可观。如“久客见华发，孤棹桐庐归。初月无朗照，落日有余晖。渔浦风水急，龙山烟火微。时闻沙上雁，一一皆南飞。”右诗在唐人中亦推高作。

◎东坡文

虞山钱先生云：“吾读子瞻《司马温公行状》、《富郑公神道碑》，如万斛水银，随地涌出，茫然莫得其涯也。晚读《华严经》，称性而谈，浩如烟海，无所不有，无所不尽，乃喟然而叹曰：子瞻之文，其有得于此乎！文而有得于《华严》法界，事理开遮涌现，无门庭，无墙壁，无差择，无拟议，世谛文字固已荡无纤尘，何自而窥其浅深，议其工拙乎？子由为子瞻行状云云，然则子瞻之文，黄州已前得之于庄，黄州已后得之于释。吾所谓有得于《华严》者，信也。中唐已前，文之本儒学者，以退之为极则。北宋已后，文之通释教者，以子瞻为极则。孟氏曰‘孔子之谓集大成’，二子之于文也，其庶几乎！”此跋论东坡，语语破的，诸家序论皆可废矣。余昔有题坡集后绝句云：“庆历文章宰相才，晚为孟博亦堪哀。淋漓大笔千秋在，字字《华严》法界来。”

◎高攀龙

钱先生《题高忠宪公村居诗卷》云：“存之今方为御史大夫，踞独坐双藤倚，户外群僚奉手屏气。不知存之居太微执法之署，视菰芦中老屋数间何如也。”忆予昔官御史大夫时，退食谢客，焚香扫地，下帘读书，自一二韦布故交以

风雅相质外，门雀可罗也。然则执法之署与菰芦老屋岂有异哉？试以质之忠宪，必相视一笑也。

◎袁安卧雪图

往在京师，于卞中丞家观《袁安卧雪图》，人物生动，林木篱落间积雪皓然，须眉、衣裘皆有寒色。因忆宋真宗尝以此图赐王钦若，令至金陵择江山最佳处张之，因置诸赏心亭。太平佳话，千载而下谈之，齿颊俱芬，不知即此本否。但以之赐钦若，不免夜光暗投耳。数年来，此画往来胸臆，欲赋一诗，终不能成，聊记于此。

◎清明上河图

先大父尚书府君，明天启中，以仪制郎扈惠王之国，著《翦桐载笔》一卷，载铜梁张襄宪公肖甫家，藏《清明上河图》第二本，后病中戒子孙曰：“此图有名于世，初本为豪贵胁取贾祸，他日有求者，便可与之。”公歿后几年，中丞某宦于蜀，以三百金檄铜梁令，往求之，公之子某如其所戒而返其直。中丞得之喜甚，再使铜梁令将命，终辞其直不受。令乃大张供具、伎乐，召公诸子姓宴饮，尽欢而罢。按：张择端《上河图》曾入严分宜家，所云“豪贵”者，谓世蕃也。肖甫之见，过李卫公远矣。

◎平生知己

予初以诗贄于虞山钱先生，时年二十有八，其诗皆丙申后少作也。先生一见，欣然为序之，又赠长句，有“骐驎奋蹴踏，万马暗不骄。勿以独角麟，俚彼万牛毛”之句，盖用宋文宪公赠方正学语也。又采其诗入所撰《吾炙集》。方作涂山白海虞归，为余言之，所以题拂而扬诩之者，无所不至。予常有诗云：“不薄今人爱古人，龙门登处最嶙峋。山中柯烂蓬莱浅，又见先生制作新。”“白首文章老钜公，未遗许友入闽风。如何百代论《骚》《雅》，也许怜才到阿蒙。”今将五十年，回思往事，真平生第一知己也。

◎傅秋柳诗

侍御傅彤臣（），余同邑同年也，博雅能诗，为词曲亦有致。顺治辛丑请急归。康熙戊午，应博学宏词之征，明年报罢。往来沧州道中，感秋柳赋诗二十首，多可诵。身后著述散佚，聊录数章于此，以见一斑云：“灞桥桥畔美人居，性慧能为倒薤书。一睹靓容频问讯，十眉新样近何如。”“绝代容华照眼明，几年声价重金城。谁言青鬓垂垂老，一到临风百媚生。”“零露萧晨半未干，日高犹自怯轻寒。连钱骢马骄嘶过，青眼楼头带笑看。”“残照芙蓉溢颊红，珊珊骨节玉珑璁。几番眠起娇无力，披拂偏宜少女风。”“垂金小篆不曾讹，叶叶纷披撇与波。截柳编蒲无用处，只传新样似元和。”“灵和前殿见丰姿，成薛情写艳词。九月受风秋色里，冶游心醉麝尘丝。”“拂堤又复映征帆

，折赠还宜女手搵。薄暮一番微雨后，江州司马湿青衫。”

◎东汉张华

东汉末有议郎张华，与蔡邕同以博奥著，在茂先之前，今人止知茂先著《博物志》耳。右见从伯文玉（与玫）《笼鹅馆集》，惜不记出处。

◎王士纯

从兄孤绛（士纯）《咏新月》诗云：“乍见一帘水，回头月抱肩。黄如浮窄酒，瘦比压琴弦。”孤绛少有叔宝神清之目，书法擅绝一时。弱冠，殉崇祯壬午之难。

◎洪觉范

洪觉范作《夹山本禅师铭》云：“白塔林间，矫如飞鹤。不涉春缘，碧岩花落。”宛然坡、谷语。

◎慈仁寺摊

昔在京师，士人有数谒予而不获一见者，以告昆山徐尚书健庵（乾学），徐笑谓之曰：“此易耳，但值每月三五，于慈仁寺市书摊候之，必相见矣。”如其言，果然。庙市赁僧廊地鬻故书小肆，皆曰摊也。又书贾欲昂其直，必曰此书经新城五先生鉴赏者，鬻铜玉、窑器，则曰此经商丘宋先生鉴赏者，谓今豕宰牧仲（荦）也。士大夫言之，辄为绝倒。

◎邵铜

林子羽《鸣盛集》四卷，其同郡邵铜所编。铜作后序，称“中宪大夫温州府知府，成化三年丁亥岁也”。按：邵铜，天顺间以御史言事，忤权奸，与张鹏等十三人皆左迁知县。载叶文庄《水东日记》。

◎墓文碑志

叶文庄公（盛）云：“古人所作墓文碑志，叙述子妇者甚少，详书其子之行实、生卒及妇家之世出者加少也。惟欧阳圭斋于圭塘之父独然，岂变例欤？”圭塘者，元中书省参知政事、鲁郡公许公有壬也。予平生为人撰碑版文字多矣，率遵古法，而世俗不知，多以为怪事，至有诘其不书之故者。盖皆不读书考古之过也。

◎骊山吊古图

华阴王伯佐（宜辅）来求其父山史（弘撰）墓铭，以文五峰画《骊山图》润笔，上方自题云：“万历乙亥孟夏四月，以董巨墨法写《骊山吊古图》。盖唐世游观胜地，贞观建之，天宝成之，吊之者，后之鉴也，岂直区区楮墨之间哉。五峰山人文伯仁书，时年七十有四。”予昔登骊山，山之佳处在东绣岭、石瓮寺一带，林麓涧壑，映带如画。而西绣岭平旷，但可造宫殿、宜辇路耳，故华清、朝元诸遗址皆在其处。详予《秦蜀驿程后记》。

◎属对

童子入家塾，讲诵之余，令其属对，凡以调声律、覘器识，不为无补。昔程篁墩举神童，以此得名。余邑前辈沈澄川（渊）先生幼时，塾师夏楚之，负痛投地。师曰：“‘一滚滚下地’，能对则贯汝。”公应声曰：“两登登上天。”师大奇之，后果以嘉靖乙丑登进士，入翰林，官国子司业。予八九岁时，先大父尚书府君召叔祖洞庭（象咸）饮，叔祖豪于酒，而工草圣，有张颠之风。大父顾予兄弟曰：“醉爱羲之迹。”予应声对曰：“狂吟白也诗。”公大喜，赏以名人书画扇，谓先君曰：“此子必早成。”后顺治辛卯，幸叨魁荐，府君时年九十一，犹及见之。乙未成进士，历官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，府君暨先君皆累赠如其官。

◎干支地名

谢在杭（肇）制）与友人登张秋之戊己山，酒间征古来干支命名者，如子午谷、丁戊山、丙穴之类，而不及丁卯桥、癸辛巷，汉宫之甲观、吴兴之癸亭，何也？

◎山东泉水

唐刘伯刍品水，以中泠为第一，惠山、虎丘次之。陆羽则以康王谷为第一，而次以谷帘、惠山。古今耳食者遂以为不易之论，其实二子所见不过江南数百里内之水，远如峡中虾蟆碚，才一见耳，不知大江以北，如吾郡发地皆泉，其著名者七十有二，以之烹茶，皆不在惠泉之下。宋李文叔格非，郡人也，尝作《济南水记》，与《洛阳名园记》并传，惜《水记》不存，无以正二子之陋耳。谢在杭品平生所见之水，首济南趵突泉，次以益都孝妇泉（在颜神镇）、青州范公泉，而尚未见章丘之百脉泉。右皆吾郡之水，二子何尝梦见。予常题王秋史（莘）二十四泉草堂云：“翻怜陆鸿渐，跬步限江东。”正此意也。

◎治喉闭

明世宗末年患喉闭，江西一粮长运米至京，以山豆根煎进，立愈。后徐文贞阶病，亦以此方奏效。

◎奇疾怪症

余《居易录》载奇疾数事。又谢在杭云：“浙有士人，一手指忽痛，指甲间生珊瑚，高二寸许，气成海市，有人物、城郭、楼台，医皆不识何症。或以为火也，投以大黄而愈。此与穆桂阳吏部晚年额上皮内肿起晶莹，中有一人骑驴往来，终日不少休，同一怪症，即缓、扁，未必知也。

◎古镜

宋庆历时，有宦官蓄一古镜，背铸鬼形，而其影在鉴中。

◎洗马

明人小说载：驿丞问杨文懿公：“官名洗马，日洗几马？”公答之云云。《水东日记》又载一事：“刘洗马定之与兵侍王伟遇于朝，伟戏刘曰：‘吾太仆马多，公须一一洗之。’刘应声曰：‘何止太仆，诸司马不洁，我固当洗之耳。’闻者快之。”伟即媚王振者也。

◎孟子

日本国重儒书，十三经而下无所不有，独无《孟子》。中国人有私携过海者，辄有风涛蛟龙覆舟之患。此理之不可晓者。余谓孟子，泰山岩岩气象，于此犹见一斑，历数千年如在也，《刺孟》、《非孟》之属，其亦可以不作矣。

◎柴窑片

柴窑于陶器中最古，流传至今者，碎片与金翠同价。亡友刘吏部公< 甬戈 >（体仁），每自诩其诗文为“柴窑片”，虽谑语，亦有所本也。

◎骡是毛百

《说文》：驴父马母曰骡，马父驴母曰是。《玉篇》：驴父牛母曰毛百。

◎平妖传

元至正间，有范益者，京师名医也。一日，有姬携二女求诊，曰：“此非人脉，必异类也，当实告我。”姬泣拜曰：“我西山老狐也。”与之药而去。今小说《平妖传》实借用其事，而所谓严三点，则南昌神医也，予已别记于《居易录》。又传中杜七圣与蛋子和尚斗法斩葫芦事，见《五杂俎》，乃明嘉、隆间事，皆非杜撰也。

◎钱吴书四通

余少奉教于虞山、娄江两先生，五十年来书尺散佚，偶从鼠蠹之余得两先生赤牋手书，不胜感叹，谨录左方。

钱牧斋先生书三通

玉峰卹中，忽奉长笺，温文丽藻，晔如春华，东风入律，青云于吕。捧读数过，笑继以。自分以木桃之投而致琼瑶之报，私心怦营，愧无以仰副德音也。衰迟潦倒，卖身空门，旧学无几，遗忘殆尽，惟有日夕 番贝叶，销闲送老。世间文字茫然，如前尘积劫；门下散华落藻，如卿云在天，有目共睹。老人未免枵触童心，鼓动习气，欲从蒲团上去，以此自笑耳。近日诗家如稻麻苇粟，今得法眼刊定，又有伯玘玄览，共为鉴裁，广陵当又筑文选台矣。西樵诗渴欲请教，卹中都未见寄，如调饥，我劳如何。邗沟一水，不能办十日舂粮，趋侍铃阁。京江间阻，便如明河天堑，可一叹也。乱后撰述，不复编次，缘手散去，存者什一。荆妇近作当家老姥，米盐琐细枕藉，烟熏掌簿，十指如椎，不复料理研削矣。却拜尊命，惭惶无地。杜诗非易注之书，注杜非小可之事，生平雅不敢以注杜自任。今人知注杜之难者亦鲜矣，可叹也。西江王于一，苦心学四大

家文字，湓逝之后，遗文散佚，倘得属伯玠搜辑，序而传之，俾此子不为草亡木卒，诚艺林所仰望也。贵门人便邮，草率奉复，老怀缕缕，都无伦次，惟高明亮之。

仆于君家季木兄有同年、同志之谊，而司马中丞暨令祖方伯，咸以年家稚弟畜我、爱我，松茂、柏茂，如草木之有臭味，不但孔、李通家也。陵谷改迁，故旧寥阔，东望岱宗，未尝不郁紆感叹。顷闻门下雄骏绝出，整翮云霄，鸿裁艳词，衣被海内。才笔之士靡不捧盘执，愿拜下风。私心庆幸，以为大槐以后复产异人，新城门第，大振于灰沈烟烬之余，禽息之精阴，庆在季木可知也。舍甥北还，复示大集，如观武库，如游玉府，未敢遽赘一言于简端。丁老继之枉过，言门下驻节水亭，讨论风雅，风前烛下，眷念衰朽，以为孤竹老马犹能识道，不惜过而问焉。禅力未固，猎心复萌，乡番阅再过，放笔为糠粃之导。良以古学日远，流俗波靡，如门下应半千之运，苕竖颖发，回浣狂澜，鼓吹大雅，故敢倾吐朴学，申写狂言，直道其所厚望于门下者。此时稂莠一区，鸟鼠同穴，闻仆之言，必将群喙争鸣，众口交诅。区区之意，但得以片言自效于高明，斯世有一人知己，岂复与铨才小生争簒蕞于鼠穴哉！序言草略，有怀未尽，扇头古诗一章，聊当百一。邗沟、京江，盈盈一水，贫病屏迹，投老荒村。东风解冻，尚期裹粮幞被，奉扣铃阁，庶几樵苏不爨，明灯永夕，上下扬才乞，成千古佳话耳。君家群从，比复何如？季木儿郎，得免负薪否？牋末附问，不尽驰念。

余生暮年，销声息影，风浪瞥起，突如焚如。介恃天慈，得免要领，噩梦已阑，惊魂未整。远承慰问，深荷记存，惟有向长明灯下，炷香遥祝而已。伏读佳集，泱泱大风，青丘东海，吞吐于尺幅之间，良非笔舌所能赞叹。词坛有人，余子皆可以敛手矣。老耄丛残，仰承推许，三复德音，惭惧交并。铨材朴学，本不敢建立门户，厕足艺林。幸奉先生长者之训，稍知拨弃俗学，别裁伪体，采诗余论，聊示发挥，遂使谣诼纷如，弹射横集。俗习沈痼，末学晦蒙，醯鸡井猿，良可愍叹。日星在天，江河万古，欧阳公有言，岂为小子辈哉。八十老叟，余年几何，既已束身空门，皈心胜地，义天法海，日夕研求。刳心刻肾，如恐不及，何暇复沈湎笔墨，与文人才子争目睫之短长哉！非旁行之书不观，非对法之论不作，世间文字，一一皆回向苦波呗赞之余，游戏讽咏。禅则寒山、梵志，儒则《击壤》、江门，可以助发道情，消除荫界。假年送老，如是而已。《秋柳》新篇，为传诵者攫去，枚生已老，岂能分兔园一席，分赋忘忧。白家老姬，刺促爨下，吟红咏絮，邈若隔生。无以仰副嘉命，徒有永叹而已。伯玠想尚在幸舍，幸道相念。寒窗裁谢，临风怅然。

吴梅村先生书一通

增城渡江一札，想已得候见竹西，正求传示。论诗大什，上下今古，咸归玉尺。当今此事，非得公孰能裁乎！江表多贤，正恐不鸣不跃者，或漏珊瑚之网。如吾友许九日兄，为寒斋二十年酬唱之友，十子才推第一，篇什流传，定蒙鉴赏。近诣益进，私心畏且服之，而独苦其食贫无依，即宿春办装，亦复不易，而出门求友之难也。今春坐梅花树下读《阮亭集》，跃起狂叫曰：“当吾世而不一谒王先生，谁知我者！”幞被买舟，素笋浊酒，特造门下。虽幸舍多贤，谁复出九日上者乎？其姿神吐纳、书法之妙，见者倾倒，当以为长史、玉斧之流，不徒继美乎丁卯桥也。门下延华揽秀，或亦倦于津梁，然如此客，急宜收之夹袋，咳唾所及，增光长价。且此君青鞋布袜，由是而始，无使寥落，便增旅况，则皆名贤传中佳话耳。

◎唐人万首绝句

宋洪容斋撰《唐人万首绝句》，曾表进孝宗御览，批答甚优，又赐茶一百夸、清馥香十贴、薰香二十贴、金器一百两。当时右文之盛，可以想见。然余观其书，舛讹淆乱。如何逊、沈警，乃梁、陈间人，概行采入，何警句“江暗雨欲来，浪白风初起”，改作绝句。至唐小说如《东阳夜怪录》诸诗皆载之，“敬去文”、“卢倚马”之类亦载之，更为不根。而四唐之诗，略无诠次，有一人之作而分属数卷者，尤难检阅。盖当日只欲取盈万首，都无持择故也。余每病之，归田后选钞数百首，别为一集，以继《文粹》、《诗选》之后，面目差改观矣。

◎山东风雅

吾乡风雅，明季最盛。如益都王遵坦太平、长山刘孔和节之，尤非寻常所及，王，巡抚濬子，刘，相国鸿训子也，余为作合传。他如益都王若之湘客，诸城丁耀亢野鹤、丘石常海石，掖县赵士伯、士亮丹泽，莱阳姜采如农、弟垓如须、宋玫文玉、弟琬玉叔、董樵樵谷，淄川高珩葱佩，益都孙廷铨道相、赵进美耄退，章丘张光启元明，新城徐夜东痴辈，皆自成家，余久欲辑其诗为一集传之，未果也。孙本朝拜相。高，吏部侍郎。赵与琬，俱按察使。丁、丘皆以教职迁知县。丁自有集，余仅记丘《马上见》一绝云：“薄罗衫子凌春风，谁家马上口脂红。马蹄踏入落花去，一溪柳条黄淡中。”

◎太学祭礼

太学春秋祭，例遣大学士一人主之，翰林官二员分献，公宴惟祭酒与大学士南北相向，司业则侧坐。余为祭酒时，值高阳李文勤公代祭。公与余有师生之谊，余欲移席，公曰：“古礼不可废也。”卒从之。时太常卿薛君、梁公（柱斗）辈皆侧坐。朝廷重师儒如此。

◎王晋溪

王晋溪一生仇彭襄毅，然迹其行事，邪正判然。侯元穀《一闲录》谓王祀乡贤久，万历四十六年，督学某始革之为非。此乡曲之私言，非公论也。

◎呵胶

《一闲录》云：“呵胶出塞外，可以羽箭。妇人贴花钿，呵嘘随融。”此与兖州阿胶非二物，世多不知。

◎处州山中

故友山阳丘洗马季贞（象随）与张虞山（养重）游浙东，行处州山中，各有《即事》诗。一云：“西风黄叶无人径，破庙山神对古松。”一云：“百年无与人间事，老死深山古木中。”今人穰穰入市者，不知世有此境。

◎娄敬神像

永寿明月山娄敬祠神像，是其真身，后溃，里人贮之石匣，更为装塑。石匣尚存祠中，水旱、疠疫，祷之辄应。

●卷四

◎刘体仁

故友刘吏部公<甬戈>（体仁）尺牋、题跋，风味不减苏、黄。往与余往复最多，今并佚失。偶从蠹简中得其小札一通，书法、言语皆可宝玩，因付大儿涑藏ㄣ，别录于此：

润州握手，谓我犹游戏人间，喜极泪下。不知公<甬戈>何人，而先生眷眷若此。扬署再晤，见退衙时小书一屏，书《洛神赋》，壁上悬松圆诗老小景一帧，匡床几，萧然无点尘，令人意消。白沙客舍，下马踞床，为我特留一日，集诸胜流，修谈宴之娱。昔人有言：“不幸生末俗，犹幸识元紫芝。”仆既幸识先生，又辱眷眷若此，想曾于无量阿僧祇劫，供养承事一切慧业文人，故兹生乃享此报。不落落也。尝与同人言，读同时他人作，虽心知其什倍于我，窃复漫臆，傥假以问学，似若可追。至吾阮亭，即使我更读书三十年，自觉去之愈远。正如仙人啸树，其异在神骨之间；又如天女微妙，偶然动步，皆中奇舞之节。当使千古后，谓我为知言。近所作既不欲刻布，可时写一通见示。仆所撰《汝颖集》，蒙宣索，缮写寄呈。先君子遗集一卷并呈，不知能邀先生跋数语不？侄子诗一幅、闺房诗一册，附发一笑粲，亦委巷语耳。近日儿女颇爱文术，但为之父兄者愧无以教之，然不可不令先生闻之也。欲言无穷，忽已纸尽。西风有便，时望嗣音。

公<甬戈>为诗，矫矫有奇气。尝寄余五言云：“离居才几日，兰叶春风生。门外即流水，布帆东下轻。野处寡新友，良辰多远情。思君如草色，迢递向芜城。”

◎洛神十三行

又简得友人董侍御玉虬（文骥）临《洛神十三行》一卷，自题后云：“宋思陵《十三行》，贾似道所购，九行后四行有‘悦生’小印，此子敬真迹。余从宋拓、唐摹力追而不得其形模。华亭公云：赵松雪临之，少《洛神》疏隽之法，当从此悟入耳。”

◎千年人参枸杞

千年人参根作人形，千年枸杞根作犬形，中夜常出游，烹而食之，则仙去。相传有女道士师弟二人居深山中，一日其徒汲水，于井畔见一婴儿，抱归，成一树根。师大喜，烹之未熟，以粮尽下山，为水阻不得还。徒饥，闻甑中气香美，遂食之，比师归，已飞升矣。又扬州一老叟，常扰众酒食。一日治具邀众，令丐者数人捧二盘至，一蒸小儿，一蒸犬也。众不敢食，叟乃自食之，以其余分群丐。语众曰：“此千年人参、枸杞，求之甚难，食之者白日飞升。吾感诸君，特以相报，而乃不食，信矣，仙分之难也。”言未已而叟已上升，群丐随之矣。（五杂俎）

◎人参优劣

人参出辽东、上党者最佳，头面、手足皆具。清河次之，高丽、新罗又次之。今生者不可得见，其人中国者，皆绳缚蒸而夹之，故上有夹痕及麻线痕。新罗参虽大，皆数片合而成之，其力反减。择参，为取透明如肉及近芦有横纹，则不患其伪矣。（五杂俎）

◎人参价

人参在本地，价不甚高，过山海诸关纳税，加以内监高淮檄取，动以数百斤计，故近日佳者绝不至京师，其中上者，亦几与白镪同价矣。（五杂俎）

◎党参

王介甫云：“平生无紫团参，亦活到今日。”按：紫团，上党山名也。《本草》及唐、宋以来皆贵党参，今惟贵辽东及高丽产。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，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。近人参禁严，价骤贵，始稍以党参代之，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，而购之亦不易也。

◎治嗽药

宋宣和间，有妃嫔病嗽，侍医胗治，百计无效。后遇卖药者，以十钱得十贴，携入进之，一服而瘥。以百金购其方，乃天花粉、青黛也。

◎治湿疾方

唐郑相国年七十五，为南海节度使，以粤地卑湿得疾。有诃陵国舶主进一方，服之良验，乃录而传之：破故纸十两，择净皮洗过，捣筛令细；胡桃肉三十两，汤浸去皮，细研如泥，入前末，用好蜜和匀，盛瓷器中。清晨，以暖酒二合调药一匙服之，随以饭压。如不饮酒，以滚白水代之。久服，延年益气，悦

心明日，兼壮筋骨，但忌食芸台、羊血耳。

◎论诗一则

秦少游五言：“雨砌堕危芳，风轩纳飞絮。”六朝佳句也。予少时在广陵有句云：“露槛警孤鹤，风棹散丛菊。”汪钝翁《说铃》取此一联云：“二句已逗漏柳柳州矣。”今全篇删去，不载集中。盖予《论诗绝句》云：“风怀澄澹推韦柳，佳处多从五字求。解识无声弦指妙，柳州那得并苏州？”与东坡之论特相反，故钝翁云云。

◎竹坡诗话

《竹坡诗话》云：“李白、柳公权俱与唐文宗论诗。”夫太白与文宗安得相及？少隐讹谬，不应至此。岂传录之误耶？

◎姜宸英用典

慈溪姜编修西溟（宸英）为举子时，表联中用“涂抹《尧典》《舜典》字，点窜《清庙》《生民》诗”语，监试御史不知出处，指摘令改易。西溟曰：“此出李义山《韩碑》诗，非杜撰也。”御史怒，借微错贴出之。

◎大家名家之别

许彦周云：“东坡诗如长江大河，飘沙卷沫，枯槎束薪，兰舟绣，皆随流矣。珍泉幽涧，澄泽灵沼，可爱可喜，无一点尘滓，只是体不似江河耳。”余谓：“由上所云，惟杜子美与子瞻足以当之；由后所云，则宣城、水部、右丞、襄阳、苏州诸公皆是也。大家、名家之别在此。”

◎僧重喜诗

宋熙宁中，会稽僧重喜有诗云：“地炉无火一囊空，雪似杨花落岁穷。乞得苧麻缝破衲，不知身在寂寥中。”此诗甚佳，惜不遇坡公与佛印、参寥、守诠、清顺辈同蒙品藻耳。

◎紫微诗话

《紫微诗话》载张子厚诗“井丹已厌尝葱叶，庾亮何劳惜薤根”，按：“三韭二十七”乃杲之事，与元规何涉？张误用而居仁亦无辩证，何也？

◎诗中二十四友

长洲尤太史悔庵（侗），晚年作《诗中二十四友歌》，乃仿杜《饮中八仙歌》之体，所载皆海内名士之已歿者，而中亦及余，盖因先兄西樵考功而连类及之也。诗见本集，辞多不录。

◎送历

《菽园杂记》言：明时颁历后，各布政司送历于诸司大臣，旁午于道，每百本为一块，有一家送至十块、二十块者。诚亦太费，然亦可以见当时物力之饶。余为侍郎总宪时，本衙门司务领历不过二十册。至为刑部尚书，则不过十余册

耳。及家居，本院司所送，总计不过五六册。此亦物力盈绌之一征也。

◎不落夹

明故事：四月八浴佛日，赐百官不落夹。按：万历中，慈圣李太后宫中祀九莲菩萨，四月供不落夹。先从祖季木（象春）考功诗云：“慈宁宫里佛龕崇，瑶水珠灯照碧空。四月虔供不落夹，内官催办小油红。”盖故事，四月供佛后即赐百官，不始万历也。“夹”，《菽园杂记》作“荚”。

◎明初功臣

明初功臣，中山而下，唯傅颖公功最大，而始终无纤毫之过，乃终不见容，至于不保其身，不保其子，论者冤之。南渡后，始以给事中李清言，追赠丽江王，谥武靖。而冯胜亦赠宁陵王，谥武壮，又进祀于功臣庙。二百七十年之缺陷，至是始快人心而孚公论矣。二公见梦于李，肃衣冠谒谢，盖英爽尚未泯也。

◎建文景泰二帝

李先请追议建文、景泰二帝庙号，于是上故懿文太子庙号曰兴宗，建文帝庙号曰惠宗，景泰帝庙号曰代宗。已又疏请修《建文实录》，略云：惠庙历载有四，其实录成之甚易，只缘当时珥笔诸臣摇手革除，于是化国史为家乘，而子虚乌有皆佐笔端，则《史彬致身录》其最也。若非先臣吴宽集中载彬墓铭甚详，安知从亡之说贗，而从亡十臣之说皆贗之贗乎云云。寻以金陵不守，其言不果行，然而正议不可泯已。

◎词曲非小道

李白谓五言为四言之靡，七言又其靡也。至于词、曲，又靡之靡者。词如少游、易安，固是本色当行，而东坡、稼轩，直以太史公笔力为词，可谓振奇矣。元曲之本色当行者不必论，近如徐文长《渔阳三弄》、《木兰从军》，沈君庸之《霸亭秋》，梅村先生之《通天台》，尤悔庵之《黑白卫》、《李白登科》，激昂慷慨，可使风云变色，自是天地间一种至文，不敢以小道目之。

◎治咽喉法

《菽园杂记》云：“凡咽喉初觉壅塞，一时无药，以纸绞探鼻中，或嗅皂角末，喷嚏数次，可散热毒，仍以李树近根皮磨水涂喉外，即愈。”

◎文章遇合

乡前辈某公入秋闱，策问天文，不能悉，偶忆地理一篇，遂用塞白，自谓必无望矣。榜发，中式，及领卷阅之，批云：“题问天文，而子兼言地理，可称博雅之士。”文章遇合，信有命哉！

◎貌似

李西涯乐府，谢铎、潘辰所评。按：辰，青田人，父流清游太学，与岳文肃公季方友善。流清早卒，辰少孤，流落京师。文肃一日过陈缉熙，见其友李斯式

，愕视久之，曰：“此吾友潘流清也。”命工写其真以遗辰，辰持归示其母，母涕泣而藏之。事载《菽园杂记》。近日嘉定李长蘅与景陵谭友夏貌相似，友夏有诗云：“他年谁后死，优孟免踌躇。”（文正乃岳之婿。）

◎相术

陈其年（维崧）少有文名于江左，数奇落魄。一日过京口，有相士熟视良久，曰：“君五十后当入翰林，然不由科甲。”人皆笑以为妄。或赠诗云：“朝来日者桥边过，见说功名似马周。”后康熙己未，果以博学宏词荐入翰林为检讨。吾乡张官玉（）为诸生时，一星士决其丙戌必中乡试，亦以为妄。后顺治丙戌再行乡试，果中式。又邹平马骢御（）以顺治丙戌中乡试，己亥中会试，皆添设之科也。

◎老枣树班

掖县张大司寇北海（忻）夫人，陈大学士文安公端母也。张与胡中丞为姻家，胡故有优伶一部。一日，两夫人宴会，张谓胡曰：“闻尊府梨园最佳。”胡古朴不晓文语，辄应曰：“如何称得梨园？不过老枣树几株耳。”左右皆匿笑。莱人因号胡氏班为“老枣树班”。

◎陈其年诗

陈其年以四六、诗余冠绝一世，然其诗亦豪迈有奇气。尝赠先西樵兄及予诗云：“名士终朝能妄语。”盖反用《世说》语也。又赠山阴吕生云：“马中赤兔人中布。”用成语尤奇。

◎三家词

本朝诗余颇有十数名家，惟禾中曹讲学顾庵（尔堪）《南溪词》冲澹如陶靖节田园诗，彭少宰羡门（孙）《延露词》清新俊逸，逼似秦、李二家，尤天然难及。毗陵董孝廉舜民（元恺）《苍梧词》感慨悲凉，不减横槊，亦后劲也（三家词皆予所选定，故特论之）。

◎何国马耳

宋孙奕季昭《示儿编》云：“《泗洲大圣传》：‘和尚，何国人也。’考《隋书·西域传》，有何国。”“东坡《雪夜》诗：‘试扫北台看马耳，不随埋没有双尖。’次公曰：‘马耳，山名。’殊不知王晋之与霍辩雪夜对谈，曰：‘看北台马耳菜何如？’左右曰：‘有两尖在。’坡正用此事。赵未见而妄为是说耳。”然孙亦不注出处。

◎方邵屯侍御

桐城方邵屯（亨咸）侍御，坦庵詹事（拱乾）次子，幼而颖慧，父奇爱之，命小名曰“哥哥”，以娇女况之也。坦翁寓广陵，余时为扬州节推，以年家子见。明日语人曰：“王君才美，胜吾哥哥。”邵屯亦语予曰：“吾书画、

度曲，事事过子，惟作五七字则远不及。”尝为予画两扇，其一，花树上作一雀雏；其一，子母鸡，小者如豆，意态如生。殆入神品。其诗初未入格，后游汴梁，手书近诗作长卷，寄予京师，风调、格律，无一不合。惜未装潢，今亡之矣。

◎句读

《示儿编》云：“句读字自汉有之。《周礼·宫正》‘春秋以木铎修火禁，凡邦之事聃’，郑司农读‘火’绝之，云‘禁邦之事聃’，若今之卫士填街聃也。郑康成注‘春秋以木铎修火禁’，句绝，读，徐音豆。韩退之《师说》云：‘彼童子之师，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。’洪曰：‘读，音豆。’马融《笛赋》云：‘睹法于节奏，察度于句投。’注：‘投，徒斗切。句投，犹章句也。’其字画异而音训同也。”

◎章句

又云：“章句，孔安国曰：‘自古而有篇章之名，故那序曰“得《商颂》十二篇”，《东山》序曰“一章，言其完是也。”句，则古者谓之言。《论语》曰：“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。”则以一句为一言。赵简子称子太叔“遗我以九言”，皆以一句为一言。秦、汉以来，诸儒各为训诂，乃有句。’诗家有四言、五言、六言、七言，则又以一字为一言也。”

◎黽勉

孙季昭说经，释《诗》“黽勉从事”句云：“黽，蛙属也。《周礼》‘蝓氏掌去蛙黽’注：‘谓蛙为蝓，黽。耿黽也。’蛙黽之行，勉强自力，故曰黽勉，如犹豫、狐疑之类。”此说甚新。

◎鹰化为鸠

又云：“《月令》仲春言‘鹰化为鸠’，喜其能变不仁之心也。如《王制》言‘鸠化为鹰，然后设罗’，《周礼·司裘》注亦云‘仲秋，鸠化为鹰’，而《月令》于仲秋当言而不言者，嫌其变而之不仁也。”康熙癸丑，予邑新城之曹村有群鸠食麦，则鸠之害稼有同于蝻螳。所谓鹰眼未化者非邪？又何变不仁之有！

◎哀公问社

孙氏解《论语》“哀公问社”章云：“哀公患三桓之侈，欲以诸侯去之，为日久矣，而恶其强，故假古人‘弗用命，戮于社’之意为问。宰我谓‘周人以粟，使民战栗’，劝之以诛也。夫子警之曰‘成事不说’云云，谓三桓自宣公以来，势压公室，积威五世，莫能制之，一旦欲诛之，则昭公之事可鉴矣（昭公二十三年，季平子作乱，昭公奔晋）。哀公能自治，三桓之祸自息，无事于诛也。”

◎南子

“子见南子”章：“说者皆引《史记》以谓孔子见卫灵公宠姬南子，非也。考之《家语》：‘孔子适卫，子骄为仆（颜高），灵公与夫人南子同车出，使孔子为次乘，孔子耻之。’且夫子方以季桓子受齐女乐去鲁适卫，至卫又耻为次乘，岂肯轻身以先于匹妇哉？此必鲁之南蒯耳。昭公十四年，南蒯奔齐，侍饮于景公，公曰：‘畔夫。’对曰：‘臣欲张公室也。’南蒯欲弱季氏而强公室，夫子故欲往见之，将以兴鲁也。”此等议论极有见。

◎老彭

“‘窃比于我老彭’，按《大有》卦‘匪其彭’，陆音步郎反，子夏作旁。老彭当读如‘匪其彭’之彭，音旁。旁，侧也，欲自比于老子之侧，盖谦词也。考《曾子问》，记孔子问诸老聃者屡矣，《家语》亦云‘孔子问《礼》于老聃’，此孔子欲自附于老聃之侧之验也。旧说以为彭祖，彭祖，六经所不载，圣人所不道，岂孔子之愿比者哉！”

◎束修

“‘自行束修以上’，束修，汉儒谓十段脯为束修，盖因《礼记》‘束修之问不出境’误之也。郑康成注：‘谓年十五以上也。’后汉杜诗荐伏湛曰：‘自行束修，迄无毁玷。’注：‘谓年十五以上。’然以经意详之，亦非也。《郑均传》曰：‘均束修安贫。’太守荐刘般曰：‘束修至行。’《延笃传》曰：‘吾自束修以来，为人臣不陷于不忠，为人子不陷于不孝。’皆同此意。方性夫解《礼记》‘束修之问’，谓《论语》名同而实异。其说以为约治其身，则无不悔之深，得之所谓‘人洁己以进，与其洁也’之意。”按：已上数条，皆不易之论，录之。

◎官名

陆容文量曰：“驸马都尉本秦官，汉有奉车都尉主车舆，驸马都尉主驸马，骑都尉主羽林骑，是谓三都尉。今数列侯曰‘公侯驸马伯’，省文耳，若施之章奏，当云驸马都尉，乃止称‘驸马臣某’，误也。”予按：唐、宋已来，中书省为宰相之署，今内阁中书舍人尚沿古中书舍人旧名，官衔应称中书舍人。每见乡、会试录列衔，止云内阁中书，则是以古署名为官称，舛误甚矣。不可不正。

◎赵瑾杨思本

顺治初，有太原进士赵瑾，字懿侯，官长洲知县。江西新城贡士杨思本，字因之。其诗皆似《才调集》，非一时啖名者所及，而世罕知之。

◎本朝诗选

撰本朝诗者数十家，大都以为结纳之具，《风》《骚》一道，江河日下，皆若

辈为之。惟钱牧斋先生《吾炙集》、施愚山《藏山集》、叶訚刃庵《独赏集》、陈其年《篴衍集》，卷帙不多，犹有殷、高仲武唐选之风。陈伯玘（允衡）《国雅》，始甚矜贵，不妄入一篇，后遂泛滥，可惜。其《诗慰》一编，先已成书，乃可传，盖无所瞻徇故也。上元龚贤，字半千，撰《诗遇》，率近体，专宗晚唐，亦不至恶道。

◎治噎塞疾方

猫生子胎衣，阴干，烧灰存性，温酒服之，治噎塞疾。然猫生子后即食胎衣，必伺而急取，方可得。

◎王庭

明弘治中，学正王庭病大便下血，濒危，昏愤中闻人语之曰：“吃小水。”果饮溺一碗而苏。乃日饮之，渐愈。

◎李仲章

康熙己未博学宏词之征，御试于体仁阁，首题《玗玉衡赋》。前苏松粮储道参议、壬辰进士临川李仲章来泰冠场，虽彭羡门少宰压卷，亦当逊之。李改翰林院侍讲，一典湖广乡试，未几卒。

◎诗社和诗

宋末，浦江吴渭清翁作月泉吟社，以范石湖《春日田园杂兴》为题，中选者若干人，谢皋羽所评定，至今人艳称之。顺治丁酉，予在济南明湖倡秋柳社，南北和者整数百人，广陵闺秀李季嫔、王潞卿亦有和作。后二年，予至淮南始见之，盖其流传之速如此。同年汪钝翁在苏州为《柳枝词》十二章，仿月泉例征诗，浙西、江南和者亦数百人。

◎姜宸英

亡友姜编修西溟（宸英），以古文名当世。其文滂沛英发，于苏分为多。未第时，以荐举入《明史》馆，分撰《刑法志》，极言明三百年诏狱、廷杖、立枷、东西厂卫、缇骑之害，其文痛切淋漓，不减司马子长。其论文，则谓六经而下衰于《左氏传》，而再振于《战国策》。盖其为文本挟纵横之气，故云尔。尝选《唐文粹》之文，出以示予，惜未借钞，今其家尚存此本与否不可知。曾语其从弟孝廉宸蓂访之，未见示也。

◎方文诗

桐城方[B135]山（文），少有才华，后学白乐天，遂流为俚鄙浅俗，如所谓打油、钉铰者。予常问其族子邵屯𡵓（亨咸）曰：“君家[B135]山诗，果是乐天否？”邵屯𡵓笑曰：“未敢具结状，须再行查。”

◎陆机铜车

《菽园》载：“成化间，提督徐州仓太监韦通于桓山寺凿井，得独轮铜车一

，色绿如瓜皮，洗而视之，上有识文‘陆机造’三字，重三十钧，推之轮转而可行。进于朝。”但不知当日造此何所用之，徐又非士衡常游之地，何以瘞桓山地中？不可得而详也。

◎霍乱

病霍乱，煎香薷汤，冷饮之。或掘地为坎，汲井水于中饮之，亦可。最忌饮热汤，若饮热米汤，必死。

◎陶诗田子春

姚宽《西溪丛语》于陶诗“闻有田子春，节义为士雄”，引《汉书·刘泽传》“高后时齐人田生”云云。《楚汉春秋》：“田生，名子春。”按：此诗上句云：“辞家夙严驾，当往至无终。”无终，正田畴居处，《田畴传》云：“字子春。”有何可疑？况《刘泽传》之田生，乃齐人，其说谒者张卿，乃游士说客之流，安得称节义，而渊明企慕之至形于篇什如此邪？宽字令威，宋人。出处见《叶水心集》。

◎猪异

康熙四十六年，邑东唐山店民家有猪生子，人面，眉、目、口、鼻悉具，惟两耳及身则豕也，击杀之。又辕固庄猪生四子，其二：一人面人身，手足亦如人，惟爪似豕，而两耳则居然豕也。其一人身，手足亦如之，而无首，两耳生肩上。怪而击杀之。同时徐家店有猪生象，堕地即死。是年六月霪雨，大水害稼。

◎女化为男

是岁七月，吴郡木渎有谭氏女子纳凉于庭，忽坠一星，如石压焉，顷之复苏，则已化为男子。

◎山水之作

古人山水之作，莫如康乐、宣城、盛唐王、孟、李、杜及王昌龄、刘虚、常建、卢象、陶翰、韦应物诸公，搜抉灵奥，可谓至矣，然总不如曹操“水何澹澹，山岛竦峙”二语。此老殆不易及。

◎强记

《扞虱新话》载：“蔡相当国日，适有美阙两选，人竞欲得之。蔡曰：‘能诵卢仝《月蚀》诗乎？’一耆年者应声而诵，如瓶泻水，一座尽倾。蔡大喜，遂得美除。”近日昆山顾炎武宁人，号强记。在京师，一日会于邸舍，予谓之曰：“先生博学强记，请诵古乐府《蟋蟀行》一过，当拜服。”顾即琅琅背诵，不失一字。盖此篇声字相杂，无句读，又无文理可寻，最为难读故也。

◎王涣

王涣，字群吉，唐末人，常作《惆怅》诗者，载在《唐诗纪事》。而《才调集

》讹作王之涣，洪容斋亦仍之。勿论诗之品格相去霄壤，而开元间人预咏霍小玉、崔莺莺故事，岂非千古笑柄？余选《才调集》、《万首绝句》，乃为正之。

◎朱温弑逆

唐末朱温，躬为弑逆，尽灭昭宗诸子，而盗取神器。时藩镇声大义以讨贼，名正言顺者惟河东耳。而《通鉴》以“寇”书，与书武侯寇魏同。不知温公与刘道原、范淳父辈当日何所见，而好恶拂人之性乃至于此。使非新安《纲目》、琼山《世史正纲》改书“讨”，君臣大义将泯灭于天下矣。孰谓温公大贤而有是哉！

◎治小便不通

章丘诸生李观，善医。尝传治小便不通一方：用犀角、玳瑁二味研水服之，果立效。

●卷五

◎诗品舛谬

钟嵘《诗品》，余少时深喜之，今始知其舛谬不少。嵘以三品铨叙作者，自譬诸“九品论人，七略裁士”，乃以刘桢与陈思并称，以为文章之圣。夫桢之视植，岂但斥之与鲲鹏邪！又置曹孟德下品，而桢与王粲反居上品。他如上品之陆机、潘岳，宜在中品；中品之刘琨、郭璞、陶潜、鲍照、谢、江淹，下品之魏武，宜在上品；下品之徐干、谢庄、王融、帛道猷、汤惠休，宜在中品。而位置颠错，黑白淆讹，千秋定论，谓之何哉？建安诸子，伟长实胜公干，而嵘讥其“以莲扣钟”，乖反弥甚。至以陶潜出于应璩，郭璞出于潘岳，鲍照出于二张，尤陋矣，又不足深辩也。

◎赵抃风应制诗

金人刘祁京叔《归潜志》：“章宗春水放海青，赵黄山抃风应制，立进诗云：‘驾鹅初暖下陂塘，羽骑星驰入建章。黄伞轻阴随风辇，绿衣小队出鹰坊。搏空玉爪凌霄汉，瞥眼风毛堕雪霜。共喜园陵得新荐，侍臣齐捧万年觞。’章宗大喜之，以为非宿构不能至此。”此诗虽唐、宋名人应制，不能过也。

◎刘备

小说记汉昭烈帝有一玉人，常置甘夫人帐中，月映之，与玉人一色。此真不经之谈。昭烈在刘景升座上感髀里肉生，慨然流涕，乃屑作此儿女态乎！唐人有《题刘郎浦》诗云：“吴蜀成婚此水浔，明珠步障幄黄金。谁将一女轻天下，欲换刘郎鼎峙心。”此语差识得英雄本色。

◎息夫人

息夫人庙，今曰桃花夫人庙。王摩诘诗云：“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。看花

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杜牧之诗云：“细腰宫里露桃新，脉脉无言度几春。至竟息亡缘底事，可怜金谷坠楼人。”近益都孙相国亭（廷铨）诗云：“无言空有恨，儿女粲成行。”则以诙谐出之，令人绝倒。

◎温庭筠诗

温庭筠诗：“古戍落黄叶，浩然离故关。高风汉阳渡，初日郢门山。”此晚唐而有初唐气格者，最为高调。至于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乃近俗谛，世人顾亟赏之，而罕知前作之妙，岂知诗者哉！

◎魏象枢语

故大司寇蔚州魏敏果公（象枢），在京师与予投契甚深，所作诗文每相质证，一句一字，瑕必指，公顾大喜，语其子今宫谕无伪（学诚）曰：“吾在都数十载，阅人多矣，所心折者，惟有阮亭耳。”谕德甲申秋入都，为予言如此。

◎吴雯

吴天章（雯）天才超轶，人不易及。尝为予题倪云林画云：“岂但华谢桃李，空林黄叶亦无多。”寻常眼前语，正自百思不到。晚买小圃中条之阴，有竹数百竿，梅、橘各数株，予题之曰“中条竹隐”。乃未及归老，而天章死矣，惜哉！其集，遗言属予删定，后世必有知之者。

◎论历代文章

唐末之文，吾喜杜牧、孙樵；宋南渡之文，吾喜陆游、罗愿；元文，吾喜戴表元；明初之文，吾喜徐一夔；明季之文，吾喜嘉定娄坚、临川傅占衡、余姚黄宗羲。

◎钟惺早朝诗

竟陵钟伯敬集中《早朝》诗一联云：“残雪在帘如落月，轻烟半树信柔风。”阅之不觉失笑。如此措大寒乞相，乃欲周旋金华殿中，将易千门万户为茅茨土阶邪？

◎朱竹杖

闽有朱竹，色如丹砂。予尝寄书门人李中丞质君、殷太学彦来，求一枝作杖，彦来云：“旧惟古田县一僧舍有之，周栎园侍郎求以为杖，自后官闽者竞取之，遂成故事。僧苦之，竟铲去，其种绝矣。”

◎鹿委

予前言“鹿委”二字未详，适阅王伯厚《汉制考》，引《周礼》“麋鹿鱼为菹”注云：“今益州有鹿委者，近由此为之矣（委，于伪反）。”疏：“益州人将鹿肉畜之委烂，谓之鹿委也。”

◎素沙

又“素沙”注：“素沙者，今之白缚也（缚，音绢）。六服皆袍，制以白缚为

里使之张显。今世有沙者，名出于此。”则古“沙纱”“缚、绢”，字皆通用。

◎吉道人秋香事

小说有唐解元诡娶华学士家婢秋香事，乃江阴吉道人，非伯虎也。吉父为御史，以建言谴戍。道人于洞庭遇异人，得道术，能役鬼神。尝游虎丘，时有兄之丧，上袈裟衣，而内著紫绫挥。适上海一大家携室亦游虎丘，其小婢秋香者，见吉衣紫，顾而一笑，吉以为悦己也，诡装变姓名，投身为仆。久之，竟得秋香为室。一日遁去，大家迹之，知为吉，厚赠奁具，遂为翁婿。华则吉之本姓云。

◎浯溪诗

唐郑谷《浯溪》诗：“曲曲清江叠叠山，白云白鸟在其间。渔翁醉睡又醒睡，谁道皇天最惜闲。”又唐岭南节度使蔡京《泊浯溪》诗：“停桡积水中，极目孤烟外。借问浯溪人，谁家有山卖？”右二诗，余作《浯溪考》亦遗之，今从《万首绝句》录出，当补入之。远搜僻秘，而近失之眉睫之间，殊自笑也。

◎徽言

司马文正公《徽言》，仅二卷。公杂采《春秋外传》、《孔子家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荀卿》、《韩诗外传》诸书之言为之。又有有其目而无其辞者，《春秋繁露》、《法言》、《太玄》、《文中子》、《新书》、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潜夫论》、《管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意林》、《李翱》十余种。陈氏曰：“司马温公手钞诸子，题其末曰：‘余此书类举人钞书。然举子猎其辞，余核其意；举子志科名，余志道德。’其首书‘迂叟年六十有八’，盖公在相位时，且将属疾，而好学不厌，克勤小物如此。所钞白《国语》而下六书，其目三百一十有二，小楷端谨，百世之下，使人肃然起敬。真迹藏邵康节家，其诸孙边守汉嘉，从邵氏借而刻之，携其板归越，今在其群从述尊古家。是书无门类，无义例，盖未成之书也。东莱张夙行刻之大梁，有尉氏、阮汉、闻太冲序。”

◎梁颀

安丘女子梁颀，字秀中，号袖石道人，归韩生。颇能诗，尝有句云：“梨花皓月元同色，风竹流泉不辨声。”早卒。

◎高珩诗

高侍郎念东（珩）和寒山子诗云：“诋佛耽空处，空于世何益。此言影响耳，原未究实际，空者空情想，空者空欲嗜。空者空烦恼，空者空荣利。未发之谓中，试想归何处。真空乃妙有，此中生天地。空有即中和，岂得妄同异。鸱鼠笑鸿鹄，下士多苛议。学术本上乘，反让此无利济。试看王阳明，勋业名当

世。吹毛诋良知，又谓学乖刺。旨哉古人言，蜉蝣撼大树。”又：“世儒诋仙佛，此亦不足怪。弟子不如师，门风坐颓败。两家之儿孙，其行同乞丐。都是师子虫，反把师子坏。即如所谓儒，科第事冠盖。岂徒周孔羞，那是程朱派。所以秦始皇，辣手亦痛快。”前一首破却顽空，后一首说尽三教末流之弊。

◎咏李后主诗

江都门人宗元鼎，字梅岑，以诗鸣江淮间。有《咏李后主》绝句云：“江南歌舞寻常事，便遣曹彬下蒋州。”余最爱其措语之妙，取入《感旧集》。近覆阅之，乃知其误。南唐自元宗时，周世宗屡侵淮南，国势削弱，至迁都豫章以避之，非始宋也。后主仁爱，无荒淫失德，但溺于释氏耳。宋太祖谕徐铉曰：“江南亦有何罪？但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邪！”亦非以歌舞为兵端。宗语非事实矣。

◎题榜不易

有求竹轩名于东坡者，久之书扁还之，乃“竹轩”二字。甚矣，题榜之不易也。余再入蜀，谒武侯庙，见某中丞题榜曰“丞相祠堂”，余深叹其大雅，不可移易。又吾郡重修历下亭，或题其榜曰“海右此亭古”，亦叹其确。此所谓颠扑不破者也。

◎诗中叠字

七言律有以叠字益见悲壮者，如杜子美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，“江天漠漠鸟双去，风雨时时龙一吟”是也。有以叠字益见萧散者，如王摩诘“漠漠水田飞白鹭，阴阴夏木啭黄鹂”，徐昌谷“开轩历历明星夕，隐几萧萧古木秋”，王敬美“山鸟自呼泥滑滑，行人相对马萧萧”是也。《诗·小雅》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，“杨柳依依，雨雪霏霏”，此用叠字之始，后人千古受用不尽。

◎洪武纪年

昆山顾绛亭林作《革除辨》，其言确当不可易，此史馆所当知者。略曰：“成祖以建文四年六月己巳即皇帝位，夫前代之君若此者，多即其年改元矣。不急于改元者，本朝之家法也；不容仍称建文四年者，历代易君之常例也。故七月壬午朔诏文一款‘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为纪，其改明年为永乐元年’。并未尝有革除之说，即云革除，亦革除七月以后之建文，未尝并六月以前及元二、三年之建文而革除之也。故建文有四年而不终，洪武有三十五年，而无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年云云。或曰：‘洪武有三十五年，而无三十二、三十三、三十四年，可乎？’考之于古，后汉高祖之即位也，仍称天福十二年，其前则出帝之开运三年。故天福有十二年，而无九、十、十一年。与成祖之仍称洪武，岂不暗合者哉。”

◎少年才人

近少年才人负奇夭折，有云间夏完淳存古，故吏部瑗公允彝之子，十七岁著《大哀赋》，不减庾子山，世多传之。豫章黎祖功耆尔，前浙江提学博庵元宽之子，诗甚奇崛，意不可一世，亦十七岁江行死于盗。先是赋《吁嗟行》一篇，不数日遂死，若讖然。其诗云：“山何不攒峰，为刃以绝我尸。天何不降玉，为棺以封我尸。区区姓字人不知，面目尘土何所为。鲁连好倜傥，曹公无威仪，肯如小儒举举衣裳学仲尼。起啮我笔燔我诗，手中提携三尺儿，谁搏白兔两丸泥。荒鸡惊起夜乱啼，神鬼丕丕得志天地悲。”南城陈伯玠允衡取其遗集入《诗慰》，新建陈士业宏绪序之。序亦奇。

◎齐衰

《檀弓》：“季武子寝疾，乔固不说齐衰而入见，曰：‘斯道也将亡矣，士唯公门说齐衰。’武子曰：‘不亦善乎！君子表微。’”昔萧颖士不脱齐衰谒李林甫，近谢通判良琦不脱齐衰谒胡玘事在恪，亦犹行古之道也。李与胡怪而叱退之，则不读书之过也。然公门脱齐衰，而颖士不脱麻衣何以得至政事堂？不可解也。

◎论君臣

明世宗读《孟子》，至对齐宣王“礼，为旧君有服”云云，几罢配享。今观“寇雠，何服之有”一语，亦诚过矣，以此垂训后世，且为乱臣贼子口实。然吾观《檀弓》子思对穆公之词曰：“古之君子，进人以礼，退人以礼，故有为旧君反服之礼。今之君子，进入若将加诸膝，退人若将坠诸渊，毋为戎首，不亦善乎？又何反服之礼之有。”此语亦太过当，殊不类子思之言，恐记者有所傅会耳。总之，此等议论犹是战国譎诈相倾气习。如豫让不报中行氏而报知伯，皆是此一种见解。只从恩怨起见，非天理民彝之正。余昔《题国士桥》一绝句云：“国士桥边水，千年恨未穷。如闻柱厉叔，死报莒敖公。”此诗自谓可以敦薄。

◎刑章之失

唐初削平群雄，杀窦建德、萧铣，而赦王世充。宋太宗忌李后主，赐牵机药，必置诸死，而赦穷凶极恶之刘彥长。古今刑章之失，未有如是之甚者。

◎唐藩镇

唐藩镇跋扈，至河北三镇极矣，而皆起于仆固怀恩之养寇自重，其祸遂与唐相终始。中间止一魏博田弘正、田布父子乃心王室，尽变悖逆桀骜之风，不愧忠臣孝子，而皆不良于死。天之报施善人，何太愤愤邪！宜朱滔、王庭凑之流不绝于世也。

◎僧道

姚文献公崇《遗令》云：“佛以清净慈悲为本，而愚者写经造像以求福，汝曹勿终身不寤，追荐冥福。道士见僧获利，效其所为，尤不可延之于家，当永为后法。”近淄川高念东（珩）侍郎夙昔好佛，而遗令“勿请恤典，勿作佛事”，可谓达观矣。

◎君子之逝

涓来大宗伯（泽弘），余同年兄弟也，以康熙辛巳致仕，侨居金陵。戊子春捐馆舍，寿八十有三。安丘王叟升华云：“初无病苦，但数日不思饮食，隐几而逝。”宗伯，善人君子，宜其如是。高念东少司寇以丁丑年无疾而终，寿八十有六，去来与宗伯同。二公皆达禅理，殆释氏所谓“入无余涅槃界而般涅槃”者邪（司寇乃宗伯之师）。

◎常熟冯氏

常熟冯班，字定远，著《钝吟杂录》，多拾钱宗伯牙慧，极诋空同、沧溟，于弘、正、嘉靖诸名家，多所訾。其自为诗，但沿《香奁》一体耳，教人则以《才调集》为法。余见其兄弟（兄名舒）所评《才调集》，亦卑之无甚高论，乃有皈依顶礼，不啻铸金呼佛者，何也？班之子曰行贤，字补之，诗学白乐天，却有自得之趣，与吴雯天章善。尝求余论定其诗，惜逸其本矣。

◎彭王倡和集

汪钝翁（琬）《说铃》云：“二王好作《香奁》诗，倡和每至数十首。刘公弇（体仁）曰：‘此虽慧业，然并此不作可也。’”盖余少时，与兄西樵及海盐彭少宰羨门（孙）倡和《香奁》体诗，世多传之。彭有句云：“仙路无缘逢巨胜，珠胎有泪滴方诸。”西樵有句云：“下杜城边分驿路，上兰门外足长亭。”余亦有句云：“洛浦神人工拾翠，魏家公子妙弹棋。”“梅根冶里春逢信，兰叶舟中晚趁潮。”详载《彭王倡和集》。

◎山川写照

余两使秦蜀，其间名山大川多矣，经其地，始知古人措语之妙。如右丞“秋山敛余照，飞鸟逐前侣。彩翠时分明，夕岚无处所”，二十字真为终南写照也。余丙子再使蜀，归次嘉陵江，有绝句云：“冒雨下牛头，眼落苍茫里。一半白云流，半是嘉陵水。”盖牛头山最高，一径螺旋而下，人行云气中，云与江水相连，沆瀣一气不可辨。诗语虽不工，亦写照也。

◎丁耀亢丘石常

诸城丁耀亢野鹤与丘石常海石友善，而皆负气不相下。一日饮铁沟园中（东坡集有《铁沟行》，即其地），论文不合，丘拔壁上剑拟丁，将甘心焉，丁急上马逸去。丁著《天史诗》，多奇句，如《老将》云：“低头怜战马，落日大江东。”《老马》云：“西风双掠耳，落日一回头。”此例皆警策。丘晚为夏津

训导，《过梁山泊》诗云：“施罗一传堪千古，卓老标题更可悲。今日梁山但尔尔，天荒地老渐无奇。”丁迁惠安令，丘迁高要令，皆不赴。

◎释氏书

释氏书最不可信者，如云：“太子初生，为起三时殿，择取五百妓女，形容端正，才能巧妙，皆以名宝璎珞其身，迭代宿卫。后太子启王出游，止阎浮树下。王恐其出家，唤令回国，更增妓女而娱乐之。”既为纳妃，又增妓女而娱乐之，不知宫中须许多妓女何为？古来有此豫教之法否？其鄙倍，殊可一笑。

◎布施

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诵写皆有利益，然其开卷即说布施。如言：“或有行施，金银珊瑚，真珠牟尼，车渠玛瑙，金刚诸珍，奴婢车乘，宝饰辇舆，欢喜布施。”又云：“名衣上服，价值千万。或无价衣，施佛及僧。千万亿种，旃檀宝舍。众妙卧具，施佛及僧。如是等施，种种微妙。”云云不知出世人需此许多长物将焉用之？抑与身心有何关涉？只令俗僧援为口实，为清净寂灭之累而已。大善知识，必能辨之。

◎佛如麻苇

毗婆尸已来才有七佛，而《内典》云：“成劫已过，入住劫来，释迦牟尼如来于住劫中，当第四佛，尚余九百九十六佛，于后续次而出。”信如经言，何佛如麻苇之多邪？然释迦之后，降而为祖，历一十八代，不闻有佛。东土自初祖达摩而后，止于六祖，亦不闻有佛。所谓九百九十六佛者，将俟何日邪？亦幻而无稽矣。

◎兴渠

《梵网经》：“修行之人，不得食五辛。五辛者：一葱、二薤、三韭、四蒜、五兴渠。”兴渠出于阆国，根粗如细蔓菁根而白，其臭如蒜。或云芸苔、胡荽者，非。

◎须臾

僧氏律云：“二十念名一瞬，二十瞬名一弹指，二十弹指名一罗预，二十罗预名一须臾。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。”

◎彭尧谕

彭尧谕，字西园，中州人，仕为某府通判。顷见某为作传云：“尝在京师人家席上，遇竟陵钟惺，谈诗不合，欲拳殴之，钟避去乃已。”余读之失笑。方钟名盛时，如尧谕辈者遇之，方屏息不暇，而敢与之论诗，且拳殴之邪？不度德，不量力，姑妄言之，适足供识者一笑耳。

◎张复我编修

前辈如以甲子科举者犹及见后甲子科，则与新榜中式举人称同年。此余幼闻诸

先祖方伯赠尚书府君者。吾乡胶西张编修复我（应桂），举于顺治戊子，昨乙酉秋，送其孙赴试济南，过余信宿，大椿轩神，气不衰。今又三年戊子，闻又送其孙来济，年八十二矣。八十时游吴，纳一小姬，年才十六。

◎章秀

章秀，徐州人，家于汴，能小诗。初适市人负贩者，厌之，已而弃去，独居。孙检讨予未（）游梁，与相倡和，遂归之。时康熙丁亥，章年六十又五，而倡随甚相得也。尝在中牟有和余三绝句云。

◎神女楼

今真定府隆平县，汉之广阿也。《史记》赵武灵王尝游于此，梦见神女，使群从赋之，以侈其事。然则梦神女者不惟楚襄王也，彼犹寓言，此则真梦，而古今词人赋咏概不之及，何欤？按：真定有神女楼，余壬子过之，有诗云：“神女楼高望杳冥，恒阳缥缈乱峰青。百年河北蟠三镇，千里行山入五陉。”即此楼也。

◎平泉

《天下名胜志》云：“平泉庄距赞皇县一舍许，周回十里，堂榭百余楹，奇花异草、珍松怪石，靡所不致。今为玉泉寺。”按：平泉自在洛阳，此出傅会耳。

◎何采

春坊中允何采，字第五，桐城人，相国文端公如宠之孙，黄州太守应璜子也。工书法，诗亦有名，然好骂詈刺讥，在翰林，名陷轻薄。方邵屯_阝亨咸，何氏之甥，又黄州君之婿也。顺治丁亥登第，铨授兰溪知县，黄州饯之，并延其父坦庵宫詹（拱乾）。邵屯_阝，詹事之爱子也。将就坐，詹事戏语黄州曰：“哥哥（邵屯_阝小字）今日正客，当占上坐，吾两老人皆前席主位可乎？”黄州曰：“但不知有此例否？”第五在旁应声曰：“有之。”众愕然，问出何书。第五曰：“出《孟子》‘尧率诸侯北面而朝之，瞽瞍亦北面而朝之’。众大笑。法方伯黄石（若真）在金陵，方典武闾而奉家讳，仓卒不得出，龟勉终事。第五遣人送诗云：“门人只读《孙吴传》，何必教渠废《蓼莪》。”巨商某者，其母大寿，走厚币请故相至金陵游山，主于其家。是日，宾客方群集上寿，第五送诗曰：“朝贩纲盐暮沸笙，满堂宾客尽鸡鸣。可怜丞相张苍老，也拜高台寡妇清。”金陵人竞传之。

◎史断

史断自胡致堂《管见》而后，以东阿于文定公《读史漫录》为最。竟陵钟退谷《史怀》多独得之见，其评左氏，亦多可喜。《诗归》议论尤多造微，正嫌其细碎耳，至表章陈昂、陈治安两人诗，尤有特识。而耳食者一概吠声，可叹。

◎龙光

龙光，字二为，望江人，康熙丁未进士。自记前身太白山湫龙也，每雷电风雨，辄心喜，意气飞动。然仕途辄，仕止福建某府同知。

◎海岱诗社

吾乡六郡，青州冠盖最盛。明嘉靖、万历间，官至尚书者八九人。而世宗时，林下诸老为海岱诗社，倡和尤盛，其人则冯闾山、黄海亭、石来山、刘山泉、范泉、杨澠谷、陈东渚，而即墨蓝北山亦以侨居与焉。倡和诗凡十二卷，无刊本。余近访得钞本，诗各体皆入格，非浪作者。闾山名裕，即四冯之父（惟健、惟敏、惟重、惟讷），文敏琦之曾祖。山泉、范泉，则文和翊之孙也。此集惜不行于世，乃钞而藏之。其后大司空龙渊钟公晚年里居，复举真率之会，多至三十人，而诗歌倡和不及前矣（《海岱社诗》即文敏公所选）。

◎明诗选

陈大樽《明诗选》，于弘、正间持择甚精，嘉靖以来，便稍皮相，什得七八耳。至《拟早朝》应制之体阑入，未免可厌。万历以下，如汤义仍、曹能始，不愧作者，概置之桧下无讥之列，此则大误。须合牧斋《列朝诗集》观之（弘、嘉间，虞山先生之论不足为据，当以陈为正）。

◎傅国逸事

傅国，字鼎卿，别字丹水，临朐人，其父老儒也。少贫，而读书慧甚，里人感异梦，以女妻之。无居以娶，某广文者捐庙隙地，筑一室为娶焉。尝适市为妻市布作衣襦，恐其给己，令尺剪而酬其直。弱冠乡举，怒一妓不时至，械其手令歌，不中节辄笞之。成进士，由通许令入户部为郎，督饷辽东。罢归，卜筑云黄山中，以石为门，望之如墟墓间物。自作传刻两扉上，中作一楼，名凝远，聚书万卷。每春时出游，乘肩輿，去幕帷，进贤冠，朱衣束带，遍历村墅。以其女嫁时贫无奁具，召之归，盛治奁具，择吉日，令婿亲迎。其任诞如此。甲申鼎革后，足不下楼。一日寇至，积薪焚其楼；遂与图书俱烬。居常为其戚殷生言：“吾右臂时时汗出如滴泉，法当死于火。”至是果然。寿光安致远静子状其逸事。

●卷六

◎文人写真

王右丞画《孟襄阳吟诗图》，至今流传，以为佳话，不知宣和所藏，又有厉归真所画《常建冒雪入京图》。当时文人高士为世艳慕如此。梁溪严中允荪友（绳孙）以布衣游京师，见先兄西樵泊余，遂欣然为之写真，亦古人之亚也。

◎历代正气

孟子云：“其为气也，至大至刚。”吾于汉末得二人焉，曰孔北海融、关壮缪

羽；于唐得二人焉，曰宋文贞、颜忠烈真卿；于宋得三人焉，曰韩忠献琦、范文正仲淹、苏文忠轼；于明得一人焉，曰王端毅恕。

◎封禅巡狩

曹颂嘉（禾）在翰林疏请封禅，王岳生（承祖）为给事中，疏驳之，而请举巡狩。二者皆著于《白虎通》，未识两说孰为是非也。

◎唐九经

唐九经，字行一，浙之山阴人，崇祯癸未进士，性好谄。里人有官学士者，其封君家居，唐日往造焉。或嘲以诗云：“九经第一不修身，只为年来敬大臣。”久之，学士歿，而里中有以监司家居者，唐又日造之。或问之：“唐近日何为？”应曰：“近日不敬大臣矣，体群臣矣。”闻者皆大笑绝倒。监司后官至尚书，而唐已前歿，不及见。

◎沈夫妇

吴江沈君庸自征作《霸亭秋》、《鞭歌妓》二剧，浏漓悲壮，其才不在徐文长下。乃其妻张亦才女也，常有《寄外》词云：“漠漠轻阴笼竹院。细雨无情，泪湿霜华面。试问寸肠何样断。残红碎绿西风片。万转相思才夜半。又听楼头，叫过伤心雁。不恨天涯人去远。三生缘薄吹箫伴。”（张名倩倩。）

◎阴符经墨迹

米南宫写《阴符经》墨迹，细行书，结构精密，神韵溢于楮墨，大似褚河南，与世所传刻米书迥别。卷首有黄帝像，两童子捧剑印侍，前有一鼎。亦名笔也。经后有元章书与刘巨济倡和《龙真行》二篇，字尤佳。自题云：“秘府右军书一卷，有一龙形真字印，故作。米芾。”二诗甚奇伟，不具录。米又书后云：“芾自命此书为跋尾，书惟题于家，真迹后不写以遗人。”又云：“枢密太尉论书法奥，前篇有‘天真难力至’语，后篇知刘侯收书自芾始，故写献。”《阴符经》后题“甲申初夏廿日，南山米老学书课。”又坚白老人跋“《米氏小录》”云云，不知是何许人。此帖昔在京师见之，今不知归谁氏矣。

◎韦皋造兵器

唐韦皋在西川造兵器，皆有“定秦”字。朝廷疑其跋扈，按问之，云是工人名字。然《刀剑录》云：“秦始皇三年，岁次丁巳，采北祗铜铸二剑，铭曰‘字秦’。”于古已先有之矣。

◎王乔

世言叶令王乔与仙人王子乔本是两人，而应劭《风俗通义·辩叶令》一条，引周灵王太子与师旷事，则是三人混而一之矣。按《后汉书》，王乔载《方术传》，传末云：“或云即古仙人王子乔也。”而刘向《列仙传》以为即灵王太子，劭之说本此。《列仙传》多诞漫不经，如载范蠡，而云事周师太公望，其可

笑如此。后来《真诰》、《真灵位业图》诸书之滥觞也。

◎太山石敢当

齐鲁之俗，多于村落巷口立石，刻“太山石敢当”五字，云能暮夜至人家医病。北人谓医士为大夫，因又名之曰“石大夫”。按：“石敢当”三字，出《急就篇》，师古注但云“所当无敌”。石贤士祠，本汝南田间一石人，有姬遗饵一片于其下，民遂讹言能治病，是两事而讹为一也。“太山”二字，义亦难解，或以劬为太山太守而转讹耳。

◎荞麦花入诗

稻花、豆花，《麦秀》、《黍离》皆以入《诗》。荞麦为五谷最下之品，而其花殊娇艳。唐人诗云：“日落鸦飞懂，满庭荞麦花。”荞麦自田野间物，讵可植之庭中？此敏边华泉“庭中何所有，有萱复有芋”尤可议。白乐天诗：“自起开门望野田，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差不谬耳。

◎直言无隐

《颜氏家训》云：“江南文制，欲人弹射，遇有所累，随即改之。山东风俗，不通击难，吾初入邺，遂尝以此忤人，至今为悔。”余谓此亦存乎其人耳，不关南北也。余夙昔于朋辈诗文就质，凡佳恶必直言无隐，故翰林侍读施愚山先生尝曰：“吾交游满天下，直谅多闻唯王先生耳。”故刑部尚书魏环溪先生，每有所作，必属余指其瑕，即欣然改定。尝有《谢》云：“于论文较艺之中，见吾心不欺之学。”又语其子宫谕（学诚）曰：“吾在京师三十余年，惟心折一阮亭耳。”故翰林检讨唐先生济武亦然。晚年有京师官以诗相质，余为指摘窜改，不少隐，后遇之，颇有愠色。余始知古道不可尽行也，悔之。此事不独颜氏，唐刘梦得与牛僧孺亦有然矣。

◎勿袭形模

颜之推标举王籍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，以为自《小雅》“萧萧马鸣，悠悠旆旌”得来，此神契语也。学古人勿袭形模，正当寻其文外独绝处。

◎犹豫

犹豫，颜介所释甚详，今录之：“尸子曰：‘犬五尺为犹。’《说文》曰：‘陇西谓犬子为犹。’或以《尔雅》曰：‘犹如麕，善登木，闻人声，则豫缘木上下也。’

◎□子贱

□子贱，□羲之后。单父东门有子贱碑，云济南伏生即子贱之后。

◎写真

写真一技，古称顾虎头。此艺虽精，终不能与山水、竹石、花鸟、龙鱼等埒。近日如曾鲸、谢彬辈，以此擅名，吾见其晚年笔墨亦草草耳。近有鸿胪序班禹

之鼎，名重輦下，曾为余作《放鹢》、《荷田》、《雪溪》、《诗思》数图，时有利钝。颜氏称：“武烈太子偏能写真，坐上宾客，随宜点染，即成数人，以问童孺，皆知姓名。萧贲、刘灵、刘孝先，并文学已外，复佳此法。又有西朝中书舍人吴郡顾庭、平氏县令彭城刘岳。”昔王右丞、赵承旨并擅此长，不以为讳，然今之名世，亦罕觐矣。

◎顾大申

顾大申，本名镛，字震雉，号见山，善丹青，尤工设色。为诗精深华妙，兼有寄托，在松江派中大樽之下，诸人之上。尝刻《诗》三百篇及《楚词》、《选》诗为一书，名曰《诗原》。康熙己酉，以工部郎中奉使榷赣关，作画别余，自后不复相见。

◎毕九歌

毕九歌，字调虞，吾邑大司空亨之裔。能诗，今仅传其一绝云：“芍药花残布谷啼，鸡闲犬卧闭疏篱。老农荷锄归来晚，共说南山雨一犁。”

◎陈其年

昔人云：“一人知己，可以不憾。”乃亦有偃蹇于生前而振耀于身后者。故友阳羨陈其年（维崧），诸生时老于场屋，厥后小试，亦多不利。己未博学宏辞之举，以诗赋入翰林为检讨，不数年，病卒京师。及歿，而其乡人蒋京少（景祁）刻其遗集，无只字佚失，皖人程叔才师恭又注释其四六文字以行于世。此世人不能得之于子孙者，而一以桑梓后进，一以平生未尝觐面之人，而收拾护惜其文章如此，亦奇矣哉。

◎元稹

唐张祜，长庆、宝历间诗人之翘楚。或荐于上，时元稹为相，力沮之，不得召见，罢归。祜见知于乐天而沮于微之，此理之不可解者，而元之相度、人品，亦可想见。

◎开元天宝二事

开元二十三年，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，置河阴、集津、太原诸仓，自太原入渭输关中。时命三百里内刺史、县令，帅所部音乐集五凤楼下。怀州刺史以车载乐工数百，皆衣文绣，服箱之牛皆为虎、豹、犀、象之状。鲁山令元德秀，惟遣乐工数人连袂歌《于于》。上曰：“怀州之人，其涂炭乎！”立以刺史为散官，而叹德秀为贤。天宝初，江淮租庸使韦坚引泾产水抵苑东望春楼下，为潭以聚江淮运船。三月，上幸望春楼，坚以新船数百艘各榜郡名，陈郡之珍货于船背。陕尉崔成甫著锦半臂，缺胯绿衫而褐之红衾百，首居前船，唱《得宝歌》，使美妇百人盛饰而和之。坚跪进诸郡轻货，仍上百牙盘食，上置宴，竟日而罢，加坚左散骑常侍，僚属褒赏有差。观此，则怀州刺史左官，何以令其心

服。天宝之乱，即一事可预知矣。

◎玄元灵符

天宝元年，陈王府参军田同秀上言：“见玄元皇帝于丹凤门之空中，云我藏灵符于尹喜故宅。”上遣使于函谷关尹喜台旁求得之，同秀除朝散大夫。间一岁，清河人崔一清复上言：“见玄元皇帝于天津桥北，云有符在武城紫薇山。”使往掘，亦得之。东京留守王仁垂知其诈，按问，果首服，奏之。此事与宋真宗之天书先后一辙，可发一笑。

◎俞儿

俞儿，无终山之神也，而《庄子·骈拇》篇：“属其性于五味，虽通如俞儿，非吾所谓臧也。”与师旷、离朱并举，则是易牙之类人名也。

◎七言歌行

七言歌行，杜子美似《史记》，李太白、苏子瞻似《庄子》，黄鲁直似《维摩诘经》。

◎沈鲤奏疏

山阴王文端公家屏，先高祖太仆公门生也。江夏郭文毅公正域，先曾祖大司徒公门生也。先伯祖太师公会试（隆庆辛未）。实出商丘沈文端公鲤之门，故三公之集，吾家皆有之，而沈公正、续两集，则太师所较刻也。士祜真三复其文，叹其经术闳深，议论正大，真一代伟人。谨节录其议建文位号、景泰实录一疏，以见梗概云。

臣看得国子监司业王祖嫡奏，为循史职修阙典，以昭祖宗心事，以隆继述大孝事。窃惟人君有位号，则有纪年；有政令，则有实录。此《春秋》不易之法，自古及今，未有以兴亡隆替而因革予夺其间者。我朝自太祖开基，列圣相承，金匱石室之藏具在。乃建文以革除而概称洪武，景泰以分附而并系英宗，则皆为我朝阙典矣。所据司业王祖嫡因在史馆纂修，知其始末，所以建有此议。臣请先述二事大略，而后及所以当正之故，为皇上陈之。太祖高皇帝在位，懿文太子先薨，至洪武三十一年，太孙嗣位，改元建文。建文者，太祖之嫡孙也，在位四年。成祖文皇帝靖难登极，乃削去建文年号，仍以洪武纪年。及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遂将四年实历附作洪武虚数，此则革除之大略也。正统十四年，也先入犯，英宗睿皇帝躬驭六师，自行天讨，至土木北狩。景皇帝时为成阝王，奉章皇太后命监国，旋正大位。次年八月，恭遇英庙回銮，后七年复辟，是为天顺元年。其时奸臣石亨辈，奏将景皇帝废为成阝王，加谥曰戾。成化元年，修《英庙实录》，遂以景泰七年事迹附于正统之后，天顺之前，注曰“成阝戾王附”。成化十一年十二月，宪宗纯皇帝追体英宗本意，始敕廷臣复景帝位号，上恭仁康定尊谥，改修陵寝，无所不用其情。而景泰七年事迹原附

《英庙实录》者，仍称“成祖附”，此则附录之大略也。嗣是以来，朝野公议非不昭然，而修遗举坠独未之闻，则有由矣。盖成祖附录纂修在成化元年，位号之复在成化十一年也。当时惟以复位号为重，而实录之改与不改，以为往事。历数十年竟无言及之者，乃因循以至于今，非为其不可而遂已之也。夫宪庙追尊之举，为帝王盛德之冠，乃独于附录一节不行厘正，于推广德意毋乃有阙乎？不知位号既复，则实录自当改正，许其大，不许其细，是未体夫宪庙之心而已矣。建文年号，在成祖登极诏书，不过以建文四年为洪武三十五年，然犹称为少主，未闻降削位号，是在成祖亲亲之心，亦必有不忍绝者。而一时宣力归命诸臣，或务张功伐，或苟存形迹，遂赞成革除之事，其亦未达夫成祖之心耳。夫成祖奉天靖难，再造邦家，骏烈宏功，纘承高庙，正使年号不除，何损万一，而曲为掩饰若此？且天下后世各有耳目，安可尽泯？稗官野史各有纪载，安可尽革？此不但无益于事，适足示人以疑耳。故议复革除者，非为建文，为成祖也；议更附录者，非为景帝，为英宗也。兹皆所不必讳者也。方今圣明在上，修遗举坠，以弘先德，正此其时。臣等不敢为更张之议，惟以附录改正，将《英庙实录》于正统以后、天顺以前，摘中间七年事迹，名曰“恭仁康定景皇帝实录”，无相混淆，如斯而已矣。至于建文位号，诏书中原无降削之文，今亦无凭议复，亦惟于《高庙实录》中摘出洪武三十二年至三十五年事迹，复称建文元年、二年、三年、四年，以存其年号，传信万世，如斯而已矣。昔我太祖甫定天下，即首命儒臣纂修《元史》，又追谥其主为顺帝，渊哉圣心，至公至厚矣！成祖、英宗之心，同符太祖，而建文、景泰又非胜国之君之比，元主可谥，何忍没其号于建文，《元史》且修，何可阙其录于景泰。且景泰之位号既可复，则建文年号亦可复，建文之死事诸臣，且蒙我皇上之恤录，而况其君乎，况其为太祖之嫡孙乎！慰祖宗在天之灵，伸寰海久抑之意，彰微显阐幽之烈，寓兴灭继绝之仁，斯举也，实圣德圣政之第一事也，独称昭代之信史而已哉！奉旨：景皇帝实录，著候纂修，改正建文年号罢。

◎葛守礼文

德平明御史大夫葛端肃公（守礼），嘉、隆名臣，以世宗之猜忍，而独终始见信，虽陶仲文恶之，而谗言无自而入，固德望素孚，亦福人也。其《家训》已载余《池北偶谈》。其文如奏疏、序、记，皆明白正大，不事雕饰，真大人君子之言。今节录《东方先生祠记》一篇，以见梗概。

汉平原厌次废县，今为神头镇。其西原有东方先生冢焉，镇是以有祠，盖歿而可祭于社者也。晋夏侯常侍赞之，唐颜鲁公记而书之，由来远矣云云。或问于余曰：“先生电发于汉，当时莫拟其伦，民到于今称之，卒亦莫知其故，竟何人也？”余曰：“先生神异人也，孔氏所谓犹龙者也。汉之武帝，雄迈无前

，士生其时，亦无端不有，各有以当帝心者，而弃置诛夷，曾不少惜。多欲横发，无可谁何，汉之天下殆岌岌矣。天生先生，应时而出，上书满公车，帝诵之累月始毕。既足以降其心而夺之气，而其触机随应，飙发无方，直谏、戇谏、讽谏、谀谏，要在格君心之非而不居其名，他不具论。如廷诤董偃三罪，人为惕息，而武帝立罢宣室之宴，非汲长孺万一可几者。其转移之神，不可以常理知，即帝亦不知其所以也。武帝虽肆欲，而不遂身为祸主者，先生力也。故尝论之：先生陆沈于俗，避世金马门，其迹也。逢占射覆，其余也。不为富贵宠荣而妄希冀，其素也。横放不羁，陵轹万类，其气也。一龙一蛇，变化至于不可穷，其源本也。直谏、戇谏、讽谏、谀谏，而卒归于正，其大节也。至于谗浪侵犯而暴君不能怒，诙嘲傲侮而廷臣不知怨，斯则圣人之所不可必，贤人志士之所不敢望者也。故曰神异人也。夏侯太初以为其道犹龙，信矣。夫若扬雄之谓‘似优似直’，司马迁之谓‘滑稽’，班固之谓‘恢谐优畜’者，皆不足以知先生之深者也。余非能知先生者，故不敢知，而卒归之神异，或者以为信然也。”故识其重修岁月，而因以尚论其人，盖为不知先生者言之也。

此文在宋南渡后颇似陆务观，后必有知之者。先生集凡十八卷。

◎苕文论刀庵之言

康熙丁未、戊申间，余与苕文、公<甬戈>、玉虬、周量辈在京师为诗倡和，余诗字句或偶涉新异，诸公亦效之。苕文规之曰：“兄等勿效阮亭，渠别有西川织锦匠作局在。”又叶文敏论刀庵云：“兄歌行，他人不能到，只是熟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耳。”余深愧两兄之言。

◎陈际泰集

陈大士（际泰）命其集曰“己吾”。按《水经注》：“汴水又东，谷水入焉。谷水又东南，径己吾县故城西，故梁园宁陵县之种龙乡也。汉成、哀世，始置县。永元十一年，陈王削地，命以嘉名曰己吾，犹有陈楚之俗焉。”《名胜志》：“乙吾分己氏县置，故城在今宁陵县西南三十里。《魏书》‘武帝初起兵于己吾’是也。”大士岂以其陈姓而取以名集邪？与友人偶谈及，记之。

◎古乐

沈约云：“乐人以音声相传，训诂不复可解。凡古乐录，大字是辞，细字是声，声、辞合写，故致然尔。”此富甚明白，故今人强拟汉《铙歌》等篇，必不可也。

◎九河不宜竹

戴凯之《竹谱》云：“九河鲜育，五岭实繁。”九河皆在今德州平原、德平之界，余常见德州士夫家种竹，间有生者，仅如麻苇。九河地不宜竹，盖自古而然矣。

◎治中风

治中风方：用荆芥穗以酒调下三钱，立愈。（焦氏《说苦》）

◎治暴吐血

治暴吐血：以蛛网为丸，米汤饮下，立止。

◎治蛇伤

治蛇伤：用香白芷为末，入鸭嘴、胆矾、麝香各少许，糝疮上。（俱同上）

◎治犬伤

《南史》：张畅弟为豸制犬伤，食虾蟆脍而愈。

◎平妖传

《平妖传》载蛋子和尚三盗猿公法，亦有所本。广州有大溪山，有一洞，每岁五月始见。土人预备墨渰、纸刷入其中，以手扪石壁上有若镌刻者，急拓出，洞亦随闭。持印纸视之，或咒语，或药方，无不神验者。见焦尊生《说苦》。不仅严三点、杜七圣、马遂之有所本也。

◎康洽

盛唐诗人多有赠康洽之作，最传者，李欣所谓“西上虽因长公主，还须一见曲阳侯”，盖指杨国忠暨秦、虢辈也。后长庆中，自居易作忠州刺史，亦有赠康诗云：“殷勤怜汝无他意，天宝遗民见渐稀。”天宝至是已历六朝，而康犹在，则禄山之乱流落西蜀，至元和、长庆之时，亦已老矣。又按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：“有康老子者，是长安富家子，常与国乐游处，家产荡尽。后以半千从一姬买得冰蚕丝褥，遇波斯胡酬直千万，不经年复尽，寻卒。伶人嗟惜之，遂制此曲，亦名《得至宝》。”似又别是一人。

◎五木皆卢

五木皆卢，世止知刘毅东府ツ蒲事耳。《北史》：“梁主萧献玛瑙钟于周，文帝顾诸丞郎曰：‘掷ツ头得卢者赏之。’薛端后至，掷之，五木皆卢，即以赐之。”事有相类如此，而知之者少。

◎李贽

余素不喜李贽之学，其《藏书》、《续藏书》未尝寓目。近偶观之，其最害道者莫如《论狂狷》一篇。其言谓放勋狂而帝，文王狂而王，泰伯狂而伯，皆狂也。舜也、禹也、汤、武也、太公、周、召，皆狂也。汉高帝，狂之神；文帝，狂之圣也。此等谬论，正如醉梦中呓语，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，何哉？若以李斯、桑弘羊、吕不韦、李园、贾诩、董昭为名臣，温峤为逆贼，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。以扬雄、胡广、譙周、冯道为吏隐外臣，亦大谬。

◎非圣侮法

非圣侮法，学士所当深戒。如《尸子》谓“舜多臙行”，又唐诗人李群玉《题

黄陵庙》诗，自言遇二女，或戏之曰：“君乃虞帝之辟阳侯耶。”此真无忌惮之小人，泥犁果有狱，当为此辈设耳。

◎古人事相类

古人事有极相类者，故周栎园（亮工）侍郎作《同书》，来元成（集之）《樵书》尤多搜摭。近观《南北史》，偶得数事记之。江革除都官尚书，还都，赠遗一无所受。唯乘台给一舸，舸艚偏欹，将济江，或请徙重物以迕轻舸，革既无物，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实之。此与陆绩郁林石相似。魏使尚书李孝伯聘宋，宋孝武帝骏遣长史张畅与语，而帝微服观之。孝伯目帝不辍，出谓人曰：“张侯侧有人，风骨瞻视非凡品也。”此与曹孟德床头捉刀相似。又中书舍人王弘为宋太祖所爱，谓曰：“卿欲作士人，得就王球，乃当判耳，若往诣球，可称旨就席。”弘如言往，球举扇挥曰：“若不得尔。”弘还白太祖曰：“我便无如此何。”此与江学父移床远客相似，而又在其前。

◎老刘

元、白《长庆集》皆有“老刘”，白谓梦得，元谓太真，非一人也。

◎唐彦谦诗

唐彦谦《齐文惠宫人》诗：“认得前家令，宫人泪满裾。那知梁佐命，全是沈尚书。”余以事实考之，误也。文惠太子，武帝长子，郁林王之父，早薨。郁林即位，西昌侯鸾辅政，郁林失道，鸾遂谋篡弑，尽害高、武诸王，是为明帝。鸾之子东昏侯无道，无罪杀尚书令萧懿，懿弟衍乃起兵于襄阳。盖明帝乃高、武二帝之讎，而梁之革命在东昏之世，与文惠相去远矣，不应舍萧鸾而怨及梁也。诗人之不核史事如此。

◎马人

马人，见韩诗“衙时龙户集，上曰马人来”注：“马人，出《后汉书·马援传》。”又马人，繁昌山名，在铜官乡，山多奇石，形肖人马。宋人诗：“雾浴千峰失马人。”

◎梁朱买臣

梁亦有朱买臣，元帝将也。王僧辩既平侯景，表请还都建业，宗懔、黄罗汉阻之而止。及魏师逼江陵，买臣拔剑欲斩二人以谢天下，元帝曰：“此出朕意，非二人之罪。”乃已。

◎疑耀撰者

余家有《疑耀》一书，凡七卷，乃李贽所著，而其门人张萱序刻者。余尝疑其为萱自撰，而嫁名于贽，盖以中数有“校秘阁书”及“修玉牒”等语。萱尝为中书舍人，撰《文渊阁书目》，而贽未尝一官禁近也。及观《论温公》一条，中云“余乡海忠介”，益信不疑，萱，广东人，与忠介正同乡里。然必嫁名

于李，又何说也？

补遗

◎毕亨父子

州《盛事述》载父子官三品以上者：工部尚书毕亨，子副都御史昭。吾邑人也。司空为弘、正间名臣，今墓在系河北岸，中丞拊焉。碑版尚存，而宰树剪伐尽矣，每过之，辄为叹息。（辑自康熙间刊五卷本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卷二）

◎旧人新人

国初目满洲及辽人为旧人，各直省汉人为新人。一汉人入馆选，在院中一满洲同官谓之曰：“先生绝似旧人，而背立尤酷似。”旁一同年同官者口号赠之曰：“相君之面，不过新人；相君之背，旧不可言。”众大笑。（辑同上）

◎帽套

明时，京师士大夫冬日制貂为套，著冠帽上以御寒，名曰帽套。一词林乘马谒客，有骑而过者，掠而去之。明日入署，诉于其僚，同年某公好谑，改崔颢《黄鹤楼》诗赠之云：“昔人已偷帽套去，此地空余帽套头。帽套一去不复返，此头千载空悠悠。”众皆大笑。（辑同上卷三）

◎刻古夫于亭杂录附记

庚寅春，余随侍南归，过济南拜渔洋先生于里第。家君，先生门下士也。先生门生故吏遍宇内，遂后出五十年，如昔人得见鲁山已为大幸，又与家君前后捧贽，附名弟子之籍，与有荣焉。先生见示《夫于亭笔记》，车中枕上诵之忘疲。私念《池北》、《香祖》诸巨编，已炳如日星，为学者津筏，而此六卷尚阙流布，乃携归刻之广陵，以饷远近慕好者之意。其卷册先后一仍原本，不敢妄加排纂。至于依据辨证，上可以畜德，而次可以资博闻，犹前志也。刊竣，因识其岁月于卷尾。如皋范邃。（录自广陵六卷本《古夫于亭杂录》）

◎古夫于亭杂录跋

渔洋先生，一代宗工，总持风雅。生平著作，侈侈隆富，久矣风行海内，传播艺林。即偶然杂著，除诗话外，如《池北偶谈》、《皇华纪闻》、《陇蜀余闻》、《香祖笔记》、《居易录》等书，亦不下数十种，读者恍如褰帷奉席，亲承风论焉。余觅得《古夫于亭杂录》六卷，亦先生晚年笔墨。在先生为遣闷送日、兴到笔随，然而名手出人，心眼迥别。原板既毁，急为重镌，以开其端，则先生之全集固可次第复刊也。按古夫于亭，即世称鱼子亭云。时在光绪丁丑孟夏，仁和葛元煦理斋氏识。（录自《嘯园丛书》六卷本《古夫于亭杂录》）

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

古夫于亭杂录六卷（两江总督采进本）

国朝王士禛真撰。士禛真以康熙甲申罢刑部尚书里居，乙酉续成《香祖笔记》之后，复采掇闻见，以成此书。自序谓无凡例、无次第，故曰杂。以所居鱼子山有古夫于亭，因以为名。其中如据《西京杂记》钩弋夫人事以驳正史，则误采伪书；据《贵耳集》以王安石为秦王廷美后身，则轻信小说；据《诗》“元龟象齿”之文，谓《韩非》“希见生象”之语，不足为信；据《易》“匪其彭”之文，谓《论语》“窃比老彭”，彭当音旁，训为侧；据《子华子》证《诗》“有美一人”；据《示儿编》解《诗》“龟勉从事”，则附会经意。以张为南唐人，以俞文豹为元人，亦失于考核。然如谓岳珂《呈史》之名出于李德裕，辨刘表碑非蔡邕作，辨贴黄今古不同，辨《剧谈录》元稹见李贺之妄，辨《丹铅录》载苏轼词之谬，辨洪迈《万首绝句》，辨《西溪丛语》误引田子春，辨《才调集》误题王之涣，辨唐彦谦误咏齐文惠太子宫人，皆引据精核。品题诸诗，亦皆愜当。而记董文骥论拟李白、孟浩然诗，记汪琬论新异字句，不讳所短，若预知其诗派流弊而防之者，可谓至公之论。异乎沾沾自护者矣。

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胡玉缙

古夫于亭杂录六卷

其中如据《西京杂记》钩弋夫人事以驳正史，则误采伪书；据《贵耳集》以王安石为秦王廷美后身，则轻信小说，据《诗》“元龟象齿”之文，谓《韩非》“希见生象”之语，不足为信；据《易》“匪其彭”之文，谓《论语》“窃比老彭”，彭当音旁，训为侧；据《子华子》证《诗》“有美一人”；据《示儿编》解《诗》“龟勉从事”，则附会经义。以张为南唐人，以俞文豹为元人，亦失于考核。

张宗泰《所学集》有跋云：

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注，引《李康家诫》曰：“昔尝侍坐于先帝，有三长史俱见，上曰：‘为官当清、当慎、当勤。’”先帝谓司马昭也。《杂录》谓“清、慎、勤”三字始自吕本中《官箴》，尚未得其出典也。《隋书·高颖传》及《后妃列传》，妾生子，独孤后闻而恶之，屡譖于帝，除名为民，事在文帝开皇十九年。自是历二十年，又仁寿四年，至炀帝大业三年，以谏征散乐事忤旨见杀，时后已崩数年，顾谓后譖于帝而见杀，失其先后之序矣。祝穆《方輿胜览》，宋真宗以《袁安卧雪图》赐丁谓，谓至金陵，遂张至水心亭，《杂录》谓赐王钦若，不知是偶然误记，抑所见异词。《春秋》昭公二十五年传，公伐季氏不克而孙于齐，嗣是淹滞于齐与郚者三年，至二十八年始如晋，复归于乾侯。

《杂录》谓昭公二十三年平子作乱，昭公奔晋，于情事之前后未合。温庭筠《商山早行》诗“鸡声茅店月，人迹板桥霜”，于旅馆寥落之况，侵晨凄清之境，摹写入微，乃谓其近于俗谛，评殊未允。

